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55
6

止



文庫 11
D 55
6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一 與官費風之鎮洋畢氏校本

開春論第一 察賢 期賢 審為 愛類 貴卒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開春始雷則蟄蟲動矣動蘇時雨降則草木育矣

也育長 飲食居處適則九竅百節千脈皆通利矣通利不

疾病矣王者厚其德積眾善而鳳皇聖人皆來至矣雄曰

矣曰皇三代來至門庭周室至於山澤詩云鳳皇鳴矣于

彼高岡此之謂也聖人皆來至謂堯得夔龍稷契舜得

益湯得伊尹武丁共伯和修其行好賢仁而海內皆以

來為稽矣皆以來附為稽遲也○案竹書紀年厲王十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一 開春論

御田泉文庫

48-11089
010190551283

二年奔莒十三年共伯和攝行天子事至二十六年周宣王立共伯和遂歸國誘時竹書未出故說此多訛周厲之難天子曠絕子難厲王流于莒也周無天子而天下皆

來謂矣謂天子也以此言物之相應也故曰行也成也善說

者亦然言盡理而得失利害定矣豈為一人言哉善說者大

言天下之事得其分理愛之不助魏惠王死葬有日矣

僧之不在故曰豈為一人言哉孟子所見梁惠王也秦伐魏魏徙都

大梁梁在陳留浚儀西大梁城是也天大雨雪至於牛

曰羣臣多諫於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行葬民必甚疾

之戰國魏策官費又恐不給給足請弛期更日更改

太子曰為人子者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王

之葬不義也子勿復言羣臣皆莫敢諫而以告犀首犀首

魏人公孫衍也佩五國相印能合從連橫號為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末猶

是其唯惠公乎請告惠公言唯惠公能諫之也惠公曰

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

歷葬於渦山之尾變水齧其墓梁仲子云魏策作楚

潛山之尾初學記十四引作渦水之尾變從水舊本訛

從木吳師道國策注姚宏云變音鸞說文云漏流也一

日漬見棺之前和棺題曰和題舊本作頭據李善注

云題文王曰禧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天故使變

水見之見猶出也天國策論衡皆作夫又於是出而

爲之張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
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爲及日之故
得無嫌於欲亟葬乎願太子易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撫
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雨雪甚○國策無雨字因弛期而更爲日
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不爲意者羞法文王也太子曰
甚善敬弛期更擇葬日惠子不徒行說也又令魏太子
未葬其先君而因有說文王之義○因有當作有因有與又同國策作又因
說文王之義以示天下豈小功也哉韓氏城新城期十
五日而成韓氏本都弘農宜陽其後都潁川陽翟新城今河南新城是也故戎蠻子之國也段

喬爲司空有一縣後二日段喬執其吏而囚之囚者之

子走告封人子高曰唯先生能活臣父之死子高賢者也封人田

大夫職在封疆故謂之封人周禮亦有封人之官傳曰潁考叔爲潁谷封人也願委之先生封

人子高曰諾乃見段喬自扶而上城封人子高左右望

曰美哉城乎一大功矣子必有厚賞矣自古及今功若

此其大也而能無有罪戮者未嘗有也封人子高出去

也段喬使人夜解其吏之束縛也而出之故曰封人子

高爲之言也而匿己之爲而爲也段喬聽而行之也匿

己之行而行也說之行若此其精也封人子高可謂善

說矣叔嚮之弟羊舌虎善樂盈樂盈晉大夫樂書之樂孫樂騫之子懷子也

盈有罪於晉晉誅羊舌虎叔嚮為之奴而媵奴戮也律坐父兄沒

入為奴周禮曰其奴男子入于罪隸此之謂也所奚曰

吾聞小人得位不爭不祥當諫君退之故君子在憂不

救不祥憂阨也當諫君免乃往見范宣子而說也祈奚

伯之子祈黃羊也為范宣子說叔嚮也范曰聞善為國

者賞不過而刑不慢賞過則懼及淫人刑慢則懼及君

子與其不幸而過寧過而賞淫人毋過而刑君子故堯

之刑也殛鯀於虞而用禹殛誅也於舜用禹禹鯀之子也周之刑也戮

管蔡而相周公管叔周公弟蔡叔其兄也二人流言欲亂周室而戮之周公相成王而尹天下

也。注以蔡叔為周公不慢刑也宣子乃命吏出叔嚮

救人之患者行危苦不避煩辱猶不能免今祈奚論先

王之德而叔嚮得免焉學豈可以已哉類多若此

開春論

二曰今有良醫於此治十人而起九人所以求之萬也

以術之良故故賢者之致功名也比乎良醫而君人者

不知疾求豈不過哉人皆知求良醫以治病人君不知求賢臣以治國故曰豈不過哉

今夫塞者塞舊本作塞趙云當作塞今從之塞亦作塞先代切說文云行塞相塞也勇力

時日計筮禱祠無事焉善者必勝立功名亦然要在得

賢要約也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禮殺干米禮式其

國治身逸逸不勞也天下之賢主豈必苦形愁慮哉執其要

而已矣要謂師賢友明敬有德而已也雪霜雨露時則萬物育矣育成也

人民修矣疾病妖厲去矣妖怪厲惡去猶除也故曰堯之容若委

衣裘以言少事也宓子賤治單父子賤孔子弟子宓不齊也。孫云李善注

文選潘正叔贈河陽詩宓作慮今案慮字是慮義字作此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

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

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

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說苑政理篇兩故字作固古通用宓

子則君子矣逸四肢全耳日平心氣而百官以治義矣

任其數而已矣數術也巫馬期則不然弊生事精說苑作弊性

事勞手足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察賢

三曰今夫爚蟬者務在乎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

雖振其樹何益雖振樹蟬飛去不能得之故曰何益也明火不獨在乎火

在於闇闇冥無所見火乃光耳故曰在於闇也當今之時世闇甚矣人主

有能明其德者天下之士其歸之也若蠅之走明火也

走趨也。○孫云李善注文選于令升晉紀凡國不徒安

總論引作赴明火御覽九百五十二亦同趙簡子書居

名不徒顯必得賢士傳曰不有君子其能

喟然太息曰異哉吾欲伐衛十年矣而衛不伐不伐不

侍者曰以趙之大而伐衛之細君若不欲則可也君若果伐也

欲之請令伐之○命簡子曰不如而言也而衛有士十

人於吾所於猶吾乃且伐之十人者其言不義也而我

伐之是我為不義也故簡子之時衛以十人者按趙之

兵也按止歿簡子之身衛可謂知用人矣遊十士而國家

得安簡子可謂好從諫矣聽十士而無侵小奪弱之名

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之閭里也周禮二十五家

軾馬尾兵車不其僕曰君胡為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閭

歟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吾聞段干木未嘗

有以已易寡人也謂以己之德易寡吾安敢驕之驕慢

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孫云李善注左太段干

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其僕曰然則君何不相之何不

千木為於是君請相之段干木不肯受則君乃致祿百

萬而時往館之時往詣於是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

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隆高居無

幾何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諫秦君曰古今人表有司馬庚與魏文

侯相接淮南正作庚注云秦大夫或作唐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

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選注兵乎二字倒秦君以為然乃按兵

輟不敢攻之輟止也○敢字疑衍魏文侯可謂善用兵矣嘗聞君

子之用兵莫見其形其功已成其此之謂也野人之用

兵也鼓聲則似雷號呼則動地塵氣充天流矢如雨扶

傷輿死尸同履腸涉血無罪之民其死者量於澤矣

量猶滿也而國之存亡主之死生猶不可知也其離仁義亦

遠矣

期賢

四曰身者所為也天下者所以為也審所以為而輕重

得矣身所重天下所輕也得猶知也今有人於此斲首以易冠殺身以

易衣世必惑之惑怪也是何也冠所以飾首也衣所以飾

身也殺所飾要所以飾則不知所為矣為謂相為之為注謂疑讀

世之走利有似於此危身傷生刈頸斷頭以徇利則亦

不知所為也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太王亶父公祖之子王季之父

文王之祖號曰古公詩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

游至于岐下避狄難也狄人獯狁今之匈奴也○注公

祖史記本紀作公叔祖類索隱引皇甫謐云公祖一名

祖紺諸蓋字叔類號曰太公也舊本脫詩曰古公四字

呂氏春秋卷二十一 審為 七

今事以皮帛而不受事以珠玉而不有○莊子讓王篇

補之以犬馬而不受一句此有字亦作受淮南道應訓云

正義云毛傳言不得免焉書傳略說云每與之

不止呂氏春秋云不受據此則此有字定誤

所求者地也○淮南句注有曰大王直父曰與人之兄

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吾不忍為也言忍

地與狄人戰鬪皆勉處矣為吾臣與狄人臣奚以異

殺人之子弟也○案莊子云子皆勉居矣則此疑亦當有子字且吾聞

之不以所以養害所養杖策而去所以養者土地也所

也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連結也民相與

復成爲國也岐山在右扶風美陽之北太王直父可謂

能尊生矣尊重能尊生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

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祿則必重失之生之所自

來者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言今人重失其先人之

命故曰豈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釐侯昭釐侯

有憂色子華子體道人也昭釐復諡也韓武子五世之

當作六世哀侯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

之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

之必有天下君將攫之乎必其不與○音昭釐侯曰寡

呂氏春秋卷二十一 審為

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

身又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遠今之所爭者其輕於

韓又遠遠猶多也君固愁身傷生以憂之戚不得也戚近也

戚作臧案臧不當訓近莊昭釐侯曰善教寡人者眾矣

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知輕重故論

不過過失也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

乎魏闕之下奈何子牟魏公子也作書四篇魏伐得中

詹子古得道者也身在江海之上言志放也魏闕心下

巨闕也心下巨闕言神內守也一說魏闕象魏也懸教

象之法淡日而收之魏魏高大故曰魏闕言身雖在江

海之上心存王室故在天子門闕之下也○案後一說

得本意詹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言不以利傷生也中山公子牟

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也言人雖知重生當輕利詹子

曰不能自勝則縱之神無惡乎言人不能自勝其情欲

惡言當靈神以保性也○縱之下當再疊縱之二字文

子下德篇淮南道應訓俱疊作從之從之又下不縱作

不從又惡乎淮南作怨乎不能自勝而強不縱者此之

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言人不能自勝其情欲而

傷則天殞札瘥故曰無壽類也重讀復重之重○

案此重不當讀平聲當從莊子釋文音直用反

審為

五曰仁於他物不仁於人不得為仁不仁於他物獨仁

於人猶若為仁仁也者仁乎其類者也故仁人之於民
也可以便之無不行也便利也神農之教曰神農炎士

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當其丁壯之年

不豐故有受其饑者也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

詩云不績其麻布也婆婆衣服不供有受其寒者。故

身親耕妻親織身神農所以見致民利也賢人之不遠

海內之路而時往來乎王公之朝非以要利也要徼以

民為務故也以利民人主有能以民為務者則天下歸

之矣王也者非必堅甲利兵選卒練士也非必隳人之

城郭殺人之士民也上世之王者眾矣而事皆不同其

當世之急憂民之利除民之害同同等公輸般為高雲

梯欲以攻宋公輸魯般之號也在楚墨子聞之自魯往

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郢楚見荆王

曰臣北方之鄙人也鄙小聞大王將攻宋信有之乎王

曰然墨子曰必得宋乃攻之乎王曰其不得宋且不義猶

攻之乎猶尚王曰必不得宋舊校云且有不義則曷

為攻之墨子曰甚善臣以宋必不可得臣以為攻宋王

曰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已為攻宋之械矣械器墨子

曰請令公輸般試攻之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

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公輸般九攻之○舊本此句無公輸般三

百二十字今據御覽三所引補墨子九却之不能入入猶下也故荆輟不攻

宋墨子能以術禦荆免宋之難者此之謂也聖王通士

不出於利民者無有言皆欲利民也昔上古龍門未開呂梁未

發龍門河之阨在孟馮翊夏陽之北呂梁在彭城呂縣大石在水中禹決而通之號曰呂梁發通也河

出孟門大盜逆流昔龍門呂梁未通河水積積其深乃出於清門山之上大溢逆流無有滙

也畔無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盡皆滅之滅沒也名曰鴻水

也鴻大禹於是疏河決江為彭蠡之障彭蠡澤在豫章障防也○黃氏曰抄

云此於地里不合盧云此為彭蠡之障不必承上為文且亦不必連下乾東土也乾東土所活

者千八百國乾燥也禹致羣臣於會稽執玉帛者萬國此曰千八百者但謂被水災之國耳言使

民得居燥土不溺死故曰活之也此禹之功也功治水勤勞為民無苦

乎禹者矣事功曰勞其治水鑿龍門辟伊闕匡章謂惠

子曰公之學去尊今又王齊王何其到也去尊棄尊位也今王事齊

王居其尊位謂惠子言行何其到逆相違背也○古倒字皆作到惠子曰今有人於此

欲必擊其愛子之頭石可以代之愛子所愛之子也舍愛子頭而擊石也故

曰石可以代子也匡章曰公取之代乎其不與言公取石以代

郭施取代之子頭所重也石所輕也擊其所輕以免其

所重豈不可哉言其可也。施惠子名此段乃惠子語。匡章曰齊王之所

以用兵而不休攻擊人而不止者其故何也為何等故也。惠

子曰大者可以王其次可以霸也今可以王齊王而壽

黔首之命免民之死是以石代愛子頭也何為不為言何

為不用兵也。民寒則欲火暑則欲冰燥則欲溼溼則欲燥寒

暑燥溼相反其於利民一也利民豈一道哉當其時而

已矣冬寒欲溫夏暑欲涼故曰當其時而已矣。

愛類

六曰力貴突智貴卒音倉卒之卒。得之同則邀為上勝之同

則溼為下溼猶遲久之也。案荀子修身篇卑濕重遲作濕字為是音他合切。所為貴驥

者為其一曰千里也貴其疾也。旬日取之與驚駘同十日為

十日亦至千里故。所為貴鏃矢者為其應聲而至鏃矢

日與驚駘同也。終日而至則與無至同射三百步終一日

也。小曰鏃矢。無至一作無矢。吳起謂荆王曰荆所有餘者地也所

不足者民也今君王以所不足益所有餘臣不得而為

也臣無所得。於是令貴人往實廣虛之地皆甚苦之人貴

貴臣也皆不欲往實。荆王死貴人皆來尸在堂上貴人

相與射吳起吳起號呼曰吾示子吾用兵也拔矢而走

伏尸插矢而疾言曰羣臣亂王吳起死矣吳起拔人所射之矢以插

王尸因言曰羣臣謂王為亂而射且荆國之法麗兵於

王尸者盡加重罪逮三族吳起之智可謂捷矣捷疾也言發謀也

以報其讎齊襄公即位憎公孫無知收其祿齊襄公莊公購之孫

之速疾也僖公祿父之子諸兒也公孫無知僖公之弟夷仲年之子故曰孫於襄公為從弟無知不說殺

襄公公子糾走魯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國殺無知未有

君公孫無知自立為君故公子糾與公子小白皆歸俱

至爭先入公家公家公之朝也管仲扞弓射公子小白中鉤鉤帶

也鉤也鮑叔御公子小白僵御猶使也管子以為小白死告

公子糾曰安之公子小白已死矣鮑叔因疾驅先入故

也其智若鏃矢也鏃矢言其捷疾也周武君使人刺伶悝於東

周伶悝僵周武君西周之君伶悝東周之臣也僵斃也

此不當又訓令其子速哭曰以誰刺我父也刺者聞以

為死也刺者聞伶悝已死因報西周以為不信因厚罪

之伶悝者也趙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吾巨鳩

吾邱即虞邱漢書吾邱壽王說苑作虞邱鳩當即鮒

之或體集韻音戎用切從宄得聲未必然也孫云御覽

三百十三又三百衣鐵甲操鐵杖以戰而所擊無不碎

所衝無不陷以車投車以人投人也幾至將所而後死
將趙氏之將也近至其將所
然後死言吾上鳩力有餘也

貴卒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一 總校王詒壽分校 吳承志 金肇麒 校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二 鎮洋畢氏校本

慎行論第二 無義 疑似 壹行 求人 察傳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行不可不孰不孰如赴深谿雖悔無及孰猶思也
無水日谿不可不慮行仁如入深谿不可使滿君子計
而平也雖悔行不純淑陷入刑辟無所復及也傳曰蘊利
行慮義而後行之也小人計行其利乃不利
利也有知不利之利者則可與言理矣
臣曰費無忌宋邦父本從左傳作極各本害太子建
欲去之平王楚恭王王為建取妻於秦而美美好無忌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二 慎行論 一

勸王奪奪取也王已奪之而疏太子疏遠也無忌說王曰晉

之霸也近於諸夏而荆僻也僻遠也故不能與爭爭霸也不

若大城城父而置太子焉以求北方城父楚北境之邑今屬沛國北方宋

鄭魯衛也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南方謂吳越也王說使太子居于

城父居一年乃惡之曰建與連尹將以方城外反連尹伍奢

子胥之父也方城楚之阨塞也反叛也王曰已為我子矣又尙奚求子太子也

對曰以妻事怨且自以為猶宋也猶如也左傳齊晉

又輔之輔助也將以害荆其事已集矣集合也王信之使執

連尹執囚也太子建出犇出犇鄭也左尹邾宛國人說之無忌

又欲殺之謂令尹子常曰邾宛欲飲令尹酒子常名囊瓦令尹子

囊之孫邾尹光唐之子也宛字也注光唐無攷高或據世本為說宛字子惡注也字訛又謂邾宛

曰令尹欲飲酒於子之家邾宛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

令尹令尹必來辱辱屈也我且何以給待之無忌曰令尹

好甲兵甲鎧也兵戟也子出而寘之門寘置也令尹至必觀之已

因以為酬酬報也詩云獻酬交錯此之謂也案古者燕飲於酬之時皆有物以致勸侑之意故曰

因以為酬注報也舊說作及饗日惟門左右而寘甲兵

執也今據詩形弓傳改正及饗日惟門左右而寘甲兵

馬聲俱相近古多通借左氏定六年釋文小惟子本又

將殺令尹甲在門矣令尹使人視之信甲信也遂攻郟宛

殺之國人大怨動作者莫不非令尹非咎也。動作者左傳作進胙者

沈尹戌謂令尹曰夫無忌荆之讒人也沈尹戌莊王之孫沈諸梁葉公

子高之父也。戌左傳作戌莊王之曾孫也亾夫太子建夫衍字案昭廿七年左氏傳作喪

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屏蔽也今令尹又用之殺眾

不辜以興大謗患幾及令尹幾近也令尹子常曰是吾罪

也敢不長圖乃殺費無忌盡滅其族以說其國動而不

論其義知害人而不知人害己也以滅其族費無忌之

謂乎以讒邪害人人以公正害之故族滅也崔杼與慶封謀殺齊莊公莊

公死更立景公崔杼相之莊公名光靈公之子也景公名杵臼莊公之弟也慶

封又欲殺崔杼而代之相於是拯崔杼之子令之爭後

崔杼之子相與私鬪鬪也鬪讀近鴻緩氣言之。拯與拯同左氏哀十七年傳太子又

使拯之舊訓訴於此不切義當與喉同今人言挑撥意頗近之鬪舊本門內作卷字書無此字廣韻一送鬪字

下云兵鬪也又下降切俗作鬪集韻類篇皆同韻會鬪依說文从門謂廣韻今與門戶字同之說為非今鬪字亦從

之崔杼往見慶封而告之慶封謂崔杼曰且留吾將

與甲以殺之因令盧滿嬖與甲以誅之盧滿嬖左傳作盧蒲嬖蒲滿

二字形近古書多互出盡殺崔杼之妻子及枝屬燒其

室屋報崔杼曰吾已誅之矣崔杼歸無歸因而自絞也

也絞經慶封相景公景公苦之慶封出獵景公與陳無字

公孫竈公孫薑誅封無字陳須無之子桓子也公孫竈

董惠公之孫公子高祈之子子尾也與共誅慶封也也

封以其屬鬪不勝走如魯齊人以為讓責讓魯為又去

魯而如吳王予之朱方朱方吳邑以封慶荆靈王聞之

率諸侯以攻吳圍朱方拔之靈王恭王庶子圍得慶封

負之斧質以徇於諸侯軍因令其呼之曰毋或如齊慶

封弒其君而弱其孤以亾其大夫乃殺之亾其大夫謂

四年傳作以盟黃帝之貴而死黃帝得道仙而可堯舜

之賢而死孟賁之勇而死人固皆死若慶封者可謂重

死矣謂之重死身為僂支屬不可以見行忮之故也

也忮惡凡亂人之動也其始相助後必相惡為義者則不

然始而相與久而相信卒而相親後世以為法程程度

慎行論

二曰先王之於論也極之矣極盡故義者百事之始也

也始首萬利之本也本原也傳曰利義之中智之所不及

也不能及不及則不知不知趨利趨利似當作不知則趨

利固不可必也公孫鞅鄭平續經公孫竭是已公孫鞅

鄭平秦臣也續經趙人也公孫竭亦秦之臣也並下自解以義動則無曠事矣曠廢也

人臣與人臣謀為姦猶或與之又況乎人主與其臣謀

為義其孰不與者非獨其臣也天下皆且與之公孫鞅

之於秦非父兄也非有故也以能用也欲堙之責非攻

無以堙塞也鞅欲報塞相秦之責非攻伐無以塞責於是為秦將而攻魏魏使

公子卬將而當之當應也公孫鞅之居魏也固善公子卬

使人謂公子卬曰凡所為游而欲貴者以公子之故也

今秦令鞅將魏令公子當之豈且忍相與戰哉公子言

之公子之主鞅請亦言之主而皆罷軍於是將歸矣使

人謂公子曰歸未有時相見言歸相見無有時也願與公子坐而

相去別也公子曰諾魏吏爭之曰不可公子不聽遂相

與坐公孫鞅因伏卒與車騎以取公子卬秦孝公薨惠

王立以此疑公孫鞅之行欲加罪焉公孫鞅以其私屬

與母歸魏襄庇不受曰以君之反公子卬也吾無道知

君故士自行不可不審也惠王殺鞅車裂之何得以其私族與母歸魏而不見受乎

公子卬家何以不取而殺之鞅執公子卬有罪於魏推

此言之復歸魏矣矣戰國策曰鞅欲歸魏秦人曰商君

之法急不得出也惠王得而車裂之襄庇魏人也○襄

庇卽穰庇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二十八年穰庇帥師及

鄭孔夜戰于梁赫鄭平於秦王臣也其於應侯交也欺

交反主為利故也方其為秦將也天下所貴之無不以者重也重以得之輕必失之去秦將入趙魏天下所賤之無不以也所可羞無不以也行方可賤可羞而無秦

將之重不窮奚待也待特也趙急求李欵李言續經與之俱

如衛抵公孫與公孫與見而與入抵主也入猶納也。案史記張耳傳去抵

父客索隱云抵歸也此續經因告衛吏使捕之捕李續

訓最愜廣雅則云至也續經經以仕趙五大夫五大夫爵也人莫與同朝賤續經之行也子孫不

可以交友人不交友之也公孫竭與陰君之事而反告之樗里

相國樗里疾也以仕秦五大夫功非不大也然而不得入三

都三都趙衛魏也又況乎無此其功而有行乎無有交友受寄託之功而有其

相輸告之行也。正文其字疑當在有字下

無義

三日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玉人之所患患石

之似玉者相劍者之所患患劍之似吳干者吳干吳之干將者也

賢主之所患患人之博聞辯言而似通者通達也亡國之

主似智亡國之臣似忠相似之物此愚者之所大惑而

聖人之所加慮也慮則知也故墨子見歧道而哭之為其

南可以北言乖別也周宅鄧錡近戎人與諸侯約為高葆禱於王

路御覽三百三十八置鼓其上遠近相聞即戎寇至

傳鼓相告諸侯之兵皆至救天子戎寇當至當至別本作嘗至

今從元本御覽三百九十一作戎嘗寇周幽王擊鼓諸侯之兵皆至褒姒大

說喜之御覽作犬說而笑幽王欲褒姒之笑也因數擊鼓諸侯

之兵數至而無寇至於後戎寇真至幽王擊鼓諸侯兵

不至幽王之身乃死於麗山之下為天下笑舊本無幽王擊鼓

諸侯兵不至九字之身例此夫以無寇失真寇者也賢

者有小惡以致大惡惡積足以滅身故曰以致大惡褒姒之敗乃令幽

王好小說以致大滅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也故形骸相離三公

九卿出走此褒姒之所用死而平王所以東徙也平王

之太子宜白也東徙於洛邑今河南縣也秦襄晉文之所以勞王勞而賜地

也秦襄公秦仲之孫莊公之子也幽王為犬戎所敗平王東徙襄公將兵救周有功受周故地鄆鎬列為諸

侯晉文侯仇穆侯之子也傳曰平王東遷晉鄭馬依此之謂也焉依舊誤倒今從左氏隱六年傳乙正梁

北有黎丘部有奇鬼焉孫云章懷注後漢喜効人之

子姪昆弟之狀孫云李善注文選張平子思元賦喜引作善案子姪之稱始見於此邑

夫人有之市而醉歸者黎丘之鬼効其子之狀扶而道

苦之丈人歸酒醒而謂其子謂曰吾為汝父也豈謂不

慈哉御覽八百八十三謂作為我醉汝道苦我何故其子泣而觸

地曰孽矣無此事也昔也往責於東邑人可問也其父

信之曰謔是必夫奇鬼也我固嘗聞之矣明日端復飲

於帝欲遇而刺殺之明且之帝而醉其真子恐其父之

不能反也反還也遂逝迎之逝往也夫人望其真子選注作丈人

望見拔劍而刺之丈人智惑於似其子者而殺其真子

其真子舊本作於夫惑於似士者而失於真士此黎

丘丈人之智也疑似之迹不可不察察之必於其人也

舜為御堯為左禹為右入於澤而問牧童入於水而問

漁師奚故也其知之審也夫孿子之相似者其母常識

之知之審也

其下疑似夫人之辭難味交也而矣之甚也昔魯

四曰先王所惡無惡於不可知不可知則君臣父子兄

弟朋友夫妻之際敗矣十際皆敗亂莫大焉凡人倫以

十際為安者也釋十際則與麋鹿虎狼無以異多勇者

則為制耳矣不可知則知無安君無樂親矣無榮兄無

親友無尊夫矣強大未必王也而王必強大王者之所

藉以成也何藉其威與其利非強大則其威不威其利

不利其威不威則不足以禁也禁止也其利不利則不足

以勸也勸進也故賢主必使其威利無敵故以禁則必止

以勸則必為為治也威利敵而憂苦民行可知者王威利

無敵而以行不知者無仁義之行也小弱而不可知則

強大疑之矣小而不小弱而不弱也人之情不能愛其所

疑小弱而大不愛則無以存小國弱國而為強大者不為大國所愛則無以自存

故不可知之道王者行之廢廢壞也強大行之危危傾也小

弱行之滅滅破也今行者見大樹必解衣懸冠倚劍而寢

其下大樹非人之情親知交也而安之若此者信也大樹不欺詐人

故信之陵上巨木人以為期易知故也見也巨木人所同見也期會其

下蔭休之也故曰易知故也又況於士乎士義可知故也則期為必

矣聚人復期會於其所而咨諷之又況疆大之國疆大之國誠可知則

其王不難矣孟子曰以齊王猶反手也故曰不難矣人之所乘船者為其

能浮而不能沈也世之所以賢君子者為其能行義而

不能行邪僻也孔子十得賁孔子曰不吉賁色不純也詩云鷩之賁

賁案詩作奔奔賁與奔古通用左傳僖五年襄廿七年禮記表記皆作賁賁子貢曰夫賁亦

好矣何謂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賁又何

好乎故賢者所惡於物無惡於無處惡物之無目惡其無處可名之也

夫天下之所以惡莫惡於不可知也夫不可知盜不與

期賊不與謀盜賊大姦也而猶所得匹偶所得二字疑倒

況於欲成大功乎夫欲成大功令天下皆輕勸而助之

勸進也必之士可知

壹行

五曰身定國安天下治必賢入身者國之本也詹子曰未聞身亂而國治者也

故曰身定國安而治須賢人也古之有天下也者七十一聖觀於春秋

自魯隱公以至哀公十有二世其所以得之所以失之

其術一也得賢人國無不安名無不榮失賢人國無不

危名無不辱先王之索賢人無不以也以用也極卑極賤

極遠極勞虞用宮之奇吳用伍子胥之言此二國者雖

至於今存可也則是國可壽也有能益人之壽者則人

莫不願之今壽國有道而君人者而不求過矣堯傳天

下於舜禮之諸侯妻以二女臣以十子身請北面朝之

至卑也舜布衣也故曰至卑伊尹庖廚之臣也傳說殷之胥靡也

胥靡刑罪之名也皆上相天子至賤也禹東至樽木之地日出

九津青羌之野樽木大木也津崖也淮南子曰日出陽谷青羌東方之野也樽木即扶木為

欲篇東攢樹之所搢天之山山高至天也搢音民鳥撫也疑亦與捫同音義

谷青丘之鄉黑齒之國東方其人齒黑因曰黑齒之國也南至交阯孫

樸續櫛之國丹粟漆樹沸水漂漂九陽之山南方積陽

九故曰九羽人裸民之處不死之鄉羽人鳥喙背上有

裳也鄉西至三危之國巫山之下飲露吸氣之民積金

亦國也飲露吸氣養形人也西方剛其肱一臂三面之鄉

北至人正之國夏海之窮衡山之上今正北極之國也

純陰故曰大冥之中處衡山者北極之山也。其肱疑

即海外西經之奇肱所謂一臂三目者是也注首今正

與正文人正不知孰是又之中犬戎之國夸父之野禺

疆之所積水積石之山不有懈墮犬戎西戎之別也夸

也之所處也積水謂海也積石山名也經營之不懈

墮休息也。郭璞注海外北經云夸父者蓋神人之名

也經云北方禺疆人面鳥憂其黔首顏色黎黑竅藏不

通也病步不相過也也以求賢人欲盡地利至勞也地利嘉

大也事得陶化益真窺橫革之交五人佐禹王厚齋

相曰禹得益皋陶橫革直成爲輔此陶即皋陶也化益

即伯益也真窺即直成也真與直字相類橫革名同唯

之交未詳盧云案窺或故功績銘乎金石金鐘鼎也著

於盤盂盤盂之器昔者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十日

出而焦火不息不亦勞乎梁仲子云莊子逍遙遊焦

音爵此焦下已從火天子爲天子而天下已定矣謂許

則不必更加火旁也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辭曰爲天下之不治與而既

已治矣自為與啁噍巢於林不過一枝自為為己也與即也啁噍小鳥

也巢族也偃息也啁音超○啁噍莊子作鷦鷯注與即也疑誤兩與字皆語辭又偃息也衍啁音超亦非高注

偃鼠飲於河不過滿腹歸已君乎滿腹不求餘惡用天

下惡安遂之箕山之下潁水之陽耕而食箕山在潁川陽城之西水

北曰終身無經天下之色經橫理也故賢主之於賢者也物

莫之妨不以物故妨善賢者感愛習故感親也不以害之故賢者聚

焉賢者所聚天地不壞鬼神不害人事不謀人不以姦邪謀之也

此五常之本也臯子眾疑取國召南宮虔孔伯產而

眾口止臯子賢者也其取國告虔產口乃止虔產其徒之賢者也其事不與許由相連也臯子眾疑許

由欲取國也○此注上下異說其取國上當有眾疑二字末云臯子眾疑許由欲取國也或當有一云二字以

眾為臯子之名然於眾口止仍難強通晉人欲攻鄭令叔嚮聘焉視其有

人與無人視其有無賢人也子產為之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

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叔嚮歸曰鄭有人子產在焉不

可攻也秦荆近其詩有異心不可攻也鄭近秦與荆也其詩云子不我

思豈無他人將事秦荆故曰有異心不可攻也晉人乃輟攻鄭輟止孔子曰詩

云無競惟人子產一稱而鄭國免詩大雅抑之二章也無競惟人四方其訓

之無競競也國之強惟在得人故曰鄭國免其難也

求人

六曰夫得言不可以不察數傳而白為黑黑為白故狗似獾獾似母猴母猴似人人之與狗則遠矣獾獸名也

愚者之所以大過也聞而審則為福矣聞而不審不若無聞矣齊桓公聞管子於鮑叔楚莊聞孫叔敖於沈尹

筮審之也故國霸諸侯也鮑叔牙說管仲於桓公沈尹筮說叔敖於莊王察其賢明也吳王聞越王句踐於太宰嚭智伯聞趙襄子於張武

不審也故國亡身死也太宰嚭吳王夫差臣也張武智伯臣也不審句踐襄子之智能故越攻吳吳王夫差死於干遂智伯圍趙襄子於晉陽襄子與韓魏通謀殺智伯於高梁之東故曰國亡身死也凡聞言必熟論其於人必驗之以理驗效也理道理也魯哀

公問於孔子曰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樂傳教於天下乃令重黎舉夔於草莽之中而進之舜

以為樂正樂官之正也夔於是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六律六氣之律陽為律陰為呂合十二也五也通和陰陽故天下大服也○和五聲風俗通正失篇引作和均五聲李善注文選馬季長長笛賦亦有均字重黎又欲益求人益求如夔者也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得失

之節也故唯聖人為能和樂之本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和調也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宋之

丁氏家無井而出溉汲常一人居外及其家穿井告人

呂氏春秋卷二十一 察傳 三

曰吾穿井得一人有聞而傳之者曰丁氏穿井得一人

國人道之聞之於宋君宋君令人問之於丁氏丁氏對

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於井中也求能之若此○疑是孫

求聞不若無聞也無聞則不子夏之晉過衛子夏孔子弟

若此也妄言也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涉河○意林子夏曰非也作渡河

是己亥也夫己與三相近豕與亥相似○案己古文作

至於晉而問之則曰晉師己亥涉河也辭多類非而是

多類是而非是非之經不可不分經理也此聖人之所

慎也然則何以慎緣物之情及人之情以為所聞則得

之矣

物之所得然者推之以人情則夔不得一足穿地作井不得一人明矣故曰以為所聞得之矣

察傳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二

總校王詒壽分校

出熙葵校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二

察傳

頁

呂氏春秋卷二十三

鎮洋畢氏校本

貴直論第三 直諫 知化 過理 壅塞 原亂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賢主所貴莫如士所以貴士為其直言也言直則

枉者見矣

觀王之白別漆之黑也故枉者見矣

人主之患欲聞枉而惡直

言是障其源而欲其水也

障塞也。孫云御覽四百二十八作是障水源而欲其流

也

水奚自至

奚何也是賤其所欲而貴其所惡也所欲

奚自來

所欲欲聞已枉也貴其所惡惡聞直言則已枉

何從來至淮南子曰塞其耳而欲聞五音掩其目而欲譽青黃不可得也此之謂也能意見齊宣王宣王曰寡人聞子好

直有之乎能姓也意名也齊士也宣王威王之子也對曰意惡能直意聞好

直之士家不處亂國身不見汚君身今得見王而家宅

乎齊意惡能直宅居也惡安也宣王怒曰野士也言鄙野之士也將罪

之能意曰臣少而好事長而行之王胡不能與野士乎

將以彰其所好耶與猶用也彰明也上有明君下乃有直臣王胡為不能用意之好直也

王乃舍之舍不誅也能意者使謹乎論於主之側亦必不阿

主也阿曲也不阿主之所得豈少哉此賢主之所求而不肖

主之所惡也惡疾也狐援說齊潛王曰殷之鼎陳於周之

廷狐援齊臣也潛王齊宣王之子也殷紂滅亡鼎遷於周故陳其庭也○狐援齊策作狐喧古今人表作狐

爰

其社蓋於周之屏屏障也言周存殷社而其干戚之音在人之游干楯或斧舞者所執以舞也游樂也也其干戚之

音在人之游干楯或斧舞者所執以舞也游樂也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曰斲斲王曰行法吏陳斧質於東閭不欲殺之而欲去

之狐援聞而蹶往過之蹶顛蹶走往也過猶見也吏曰哭國之法斲

先生之老歟昏歟昏亂也狐援曰曷為昏哉於是乃言曰

有人自南方來鮒入而鯢居鮒小魚鯢大魚魚之賊也啖食小魚而鯢居人國喻

害為人使人之朝為草而國為墟墟墟也殷有比干吳有子

胥齊有狐援已不用若言若言猶直言也又斲之東閭每斲者

以吾參夫二子者乎每猶當也斲狐援者比比于子胥而三之也故曰以參夫二子者

狐援非樂斲也國已亂矣上已悖矣哀社稷與民人故

出若言出若言非不論也將以救敗也固嫌於危固必也嫌

猶近也此觸子之所以去之也達子之所以死之也樂毅為燕

昭王將伐齊齊使觸子應之齊潛王不禮觸子觸子欲齊軍敗觸子乘車而去故曰所以去之達子代觸子將

又為燕敗故曰達子之所趙簡子攻衛附郭自將兵及

戰且遠立附郭近郭也遠立立於矢石所不及也又居於犀蔽屏櫓之下

○孫云御覽三百五十一作屏蔽犀櫓又三百十三亦作犀櫓說文繫傳戶部屏字引趙簡子立於屏蔽之下

蓋今本犀與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桴而歎曰投棄也嗚

呼士之邀弊一若此乎邀猶化也一猶皆也言士之變化弊惡皆如此乎行人

燭過免胄橫戈而進曰亦有君不能耳士何弊之有舊

本脫士字今從御覽補與下文合簡子艷然作色曰寡人之無使而身

自將是眾也○而舊訛汝今子親謂寡人之無能有說

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昔吾先君獻公即位五年兼國十

九○韓非難二用此士也惠公即位二年淫色暴慢身

好玉女玉女美女也秦人襲我遂去絳七十○韓非作秦人

里用此士也隕於韓為文公即位二年底之以勇故三

年而士盡果敢城濮之戰五敗荆人圍衛取曹拔石社

○梁仲子云淮南齊俗訓殷人之定天子之位天子周

禮具社用石詳陳氏禮書九十二避于帶之亂出居于鄭文公尊名霸諸

納之故曰定天子之位也成尊名於天下侯之名也

用此士也亦有君不能取○韓非作耳御士何弊之有

簡子乃去犀蔽屏櫓而立於矢石之所及矢箭石磐一

鼓而士畢乘之畢盡也乘陵也○陵簡子曰與吾得革

車千乘也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行人燭過可謂能

諫其君矣戰鬪之上枹鼓方用賞不加厚罰不加重一

言而士皆樂為其上死燭過之諫簡子能行

貴直論

二曰言極則怒極盡也人能受逆耳怒則說者危非賢

者孰肯犯危而非賢者也將以要利矣要求要利之人

犯危何益故不肖主無賢者無賢則不聞極言不聞極

言則姦人比周百邪悉起起興也若此則無以存矣凡國

之存也主之安也必有以也詩云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此之謂也不知所

以雖存必凶雖安必危書曰於安思危此之謂也○於

居安思危出左氏襄十一年傳所以不可不論也論猶

魏絳亦引書以告晉悼公者也桓公謂鮑叔

齊桓公管仲鮑叔甯戚相與飲酒酣也桓公謂鮑叔

曰何不起為壽鮑叔奉杯而進曰使公毋忘出奔在於

莒也桓公遭公孫無知殺襄公之亂也出使管仲毋忘

束縛而在於魯也不死公子糾之難出奔於齊使甯戚毋

忘其飯牛而居於車下甯戚衛人也為商旅宿於齊郭

於其車下飯牛疾商歌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大

夫能皆毋忘夫子之言則齊國之社稷幸於不殆矣避

下席也也當此時也桓公可與言極言矣可與言極言故

可與為霸荆文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贈文王荆武王

短矢○說苑正諫篇茹黃作如黃宛之子贈弋射

路作箇籙御覽二百六亦作如黃也以畋於雲夢畋獵

夢楚澤在南也三月不反得丹之姬丹說苑淫暮年不聽

朝淫惑也朝正也○注似也葆申曰先王卜以臣為葆吉

葆太葆官也申名也○說苑葆也今王得茹黃之狗宛路

俱作保淮南說山訓作鮑申非也之贈畋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淫暮年不聽朝王之罪當

管王曰不穀免衣纏縲而齒於諸侯纏縲格繩縲小兒被也齒列也○舊

本縲訛樓被訛補案明理篇注云纏縲格上繩也此少一上字縲字被字據改正願請變更而

無管葆申曰臣承先王之令不敢廢也王不受管是廢

先王之令也臣寧抵罪於王毋抵罪於先王王曰敬諾

引席王伏○說苑作乃葆申束細荆五十○說苑荆作箭跪而

加之于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管之名一也遂

致之遂痛致之申曰臣聞君子恥之小人痛之恥之不變痛

之何益葆申趣出○說苑作趨出自流於淵請死罪文王曰此

不穀之過也葆申何罪王乃變更召葆申殺茹黃之狗

析宛路之贈○說苑析作折當從之放丹之姬後荆國兼國三十

九○說苑作兼國三十令荆國廣大至於此者葆申之力也極言

之功也

直諫

三曰夫以勇事人者以死也未死而言死不論詐言已死不可

為人論說○此注未明事人以死謂并敵禦難而致死死有益於人國也未得死所而徒以言死其言又不用

是不論也下知之指君以雖知之與勿知同詩云既明且哲以保

其身傳曰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凡智之貴也貴知化也人主之惑者則不然不知化也化未

至則不知化已至雖知之與勿知一貫也事有可以過

者有不可以過者而身死國亾則胡可以過此賢主之

所重惑主之所輕也所輕國惡得不危身惡得不困危

困之道身死國亾在於不先知化也吳王夫差是也夫差

吳王闔廬光之子也夫差不知勝越而為越所滅也子胥非不先知化也諫而不

聽故吳為邱墟禍及闔廬越王句踐報吳滅其社稷故為丘墟也宗廟破滅不得血

食故曰禍及闔廬也吳王夫差將伐齊子胥曰不可夫齊之與吳

也習俗不同言語不通我得其地不能處也處居也得其民

不得使也使役也夫吳之與越也接土鄰境壤交通屬也屬連也

習俗同言語通我得其地能處之得其民能使之越於

我亦然夫吳越之勢不兩立越之於吳也譬若心腹之

疾也雖無作其傷深而在內也夫齊之於吳也疥癬之

病也不苦其已也且其無傷也今釋越而伐齊譬之猶

懼虎而刺狷獸三歲曰狷也雖勝之其後患無央虎之患未能央。央亦訓

盡後患不必指虎言太宰嚭曰不可君王之令所以不行於上國

者齊晉也君王若伐齊而勝之徙其兵以臨晉晉必聽

命矣是君王一舉而服兩國也君王之令必行於上國

上國中夫差以為然不聽子胥之言而用太宰嚭之謀

國也

子胥曰天將亾吳矣則使君王戰而勝天將不亾吳矣

則使君王戰而不勝夫差不聽子胥兩祛高蹶而出於

廷兩手舉衣而行蹶踣也傳曰魯人之皋使我高蹈瞋怒貌此之謂也。此與舉趾高正相似哀廿一年傳

注高蹈遠行也無瞋怒意曰嗟乎吳朝必生荆棘矣嗟歎辭也子胥謂太宰嚭勸王

伐齊國必破亾故朝生荆棘也夫差興師伐齊戰於艾陵艾陵齊地也大敗

齊師反而誅子胥子胥將死曰與吾安得一目以視越

人之入吳也乃自殺夫差乃取其身而流之江傳曰子胥自殺

吳王盛之鴟夷投之江故曰流抉其目著之東門曰女胡視越人之入

我也居數年越報吳殘其國絕其世滅其社稷夷其宗

廟夷平也夫差身為擒為越所擒也夫差將死曰死者如有知

也吾何面以見子胥於地下乃為幘以冒而死冒覆面也慙見

於子胥也。以冒而死舊本作以冒面死案注云冒覆面也則正文不當有面字今改正夫患未至

則不可告也患既至雖知之無及矣故夫差之知慙於

子胥也不若勿知

知化

四曰亾國之主一貫一道也貫同也其所以亾之道同同於不仁且不知足也天時

雖異其事雖殊所以亾同者樂不適也樂不適則不可

以存糟丘酒池肉圃為格格以銅為之布火其下以人置上人爛墮火而死笑之以

為樂故謂之樂不適也。炮格各雕柱而桔諸侯不適

也。諸侯而上下之故曰不適。刑鬼侯之女而取其環

所服之環也。環舊本作環。訛今改正。截涉者脛而

視其髓。以其涉水能寒也。故視其髓欲知其耐。殺梅伯而

遺文王其醢不適也。梅伯紂之諸侯也。說鬼侯之女美

以遺文王故曰不適也。文王貌受以告諸侯。貌受心不

告諸侯也。作為琬室築為頃宮。琬室以琬玉文飾其室也。頃

宮大也。書傳多云架作琬室。紂作頃宮。今舉屬之紂

以言其土木之侈固不必細為分別也。梁仲子云淮南

本經訓注琬或作旋。言室施機關可轉旋。剖孕婦而觀

其化。化育也。視其胞裏。注舊本作殺比干而視其心

不適也。比干紂之諸父也。數諫紂之非紂不能。孔子聞

之曰其竅通則比干不死矣。聖人心達性通紂性不仁

故孔子言其一竅通。夏商之所以亾也。桀殺關龍逢紂

則比干不見殺也。夏商之所以亾也。殺比干故曰此

夏商之所。晉靈公無道從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靈公

之子文公之孫也。從高臺上引使宰人臚熊蹯不熟。左

氏宣二年傳作宰殺之令婦人載而過朝以示威不適

也。趙盾驟諫而不聽公惡之乃使沮麇。盾趙成子之子

使鉏麇賊之今此賊之二字亦當有沮麇見之不忍賊

或下文見之字誤而又誤入下文耳。過理

賊殺曰不怠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大夫稱主因曰民之

也棄君之命不信違命不信一於此不若死不忠不信若行之必有其一也

○正文一上左傳有存字乃觸廷槐而死觸畜也○畜疑撞字之誤齊湣王亾居

衛湣王宣謂公王丹曰我何如主也○公王丹湣王臣也

丹古玉字作王三畫勻王丹對曰王賢主也臣聞古人有辭天下

而無恨色者臣聞其聲聲名於王而見其實所行之實王名

稱東帝實辨天下辨治也去國居衛容貌充滿顏色發揚

也光明無重國之意言輕也王曰甚善丹知寡人寡人自去

國居衛也帶益三副矣副或作倍度湣王之亾國宜也但涵涎無憂恥辱喜於公王丹

巧佞之言因云丹知寡人也帶益三倍苟活者肥令腹大耳宋王築為藥帝鴟夷血

高懸之射著甲冑從下血墜流地宋王康王也藥當作轅帝當作臺藥與轅

其音同帝與臺字相似因作藥帝耳詩云庶姜轅轅高長須也言康王築為臺革囊之大者為鴟夷盛血於臺

上高懸之以象天著甲冑自下射之血流墜地與之名言中天神下其血也○注須舊本作類訛與之名言四

字劉本作謂之二字左右皆賀曰王之賢過湯武矣湯武勝人今

王勝天賢不可以加矣加上也宋王大說飲酒室中有呼

萬歲者堂上盡應堂上已應堂下盡應門外庭中間之

莫敢不應不適也不僭不濫動中禮義之謂適今此畏無道不敢不應耳故曰不適也

過理

五曰亾國之主不可以直言不可以直言則過無道聞

不可以直言諫正也則其過成以無道遠聞人皆而善聞之○過無道聞言過無路以聞於主也注非是

無自至矣無自至則壅自從也傳曰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

矣故曰壅○注傳曰下文有脫今據論人篇注增補秦繆公時戎彊大秦繆公遺

之女樂二八與良宰焉戎主大喜以其故數飲食日夜

不休左右有言秦寇之至者因扞弓而射之寇兵也扞引也○扞

舊訛作扞注同案大荒南經有人方扞弓射黃蛇名秦曰蜮人郭璞注扞挽也音紆今據改正扞亦音烏

寇果至戎主醉而臥於樽下卒生縛而擒之未擒則不

可知不知將見擒也已擒則又不知醉不自知也○舊校云一本作既擒則無及矣李木

矣作也雖善說者猶若此何哉言說無如之何齊攻宋齊湣王攻宋滅之也

宋王使人候齊寇之所至候視也使者還曰齊寇近矣國

人恐矣左右皆謂宋王曰此所謂肉自生蟲者也○生舊本

作至訛今改正以宋之強齊兵之弱惡能如此言宋強盛齊兵之弱安能來至此

也宋王因怒而誅殺之誅枉也無罪而殺之曰枉又使人往視齊寇

使者報如前宋王又怒誅殺之如此者三其後又使人

往視齊寇近矣國人恐矣使者遇其兄曰國危甚矣若

將安適適之也其弟曰為王視齊寇○為王舊本作為兄訛今改正不意

以寇之近也報而死今也報其情死以齊寇至之情實告宋王必誅死也

不報其情又恐死不以寇至之情報而設備齊寇至殺人是又恐死將若何其

兄曰如報其情有且先夫死者死先夫亾者亾○有讀與又同

於是報於王曰殊不知齊寇之所在國人甚安王大喜

左右皆曰鄉之死者宜矣王多賜之金寇至王自投車

上馳而走此人得以富於他國夫登山而視牛若羊視

羊若豚牛之性不若羊羊之性不若豚性猶體也若猶如也所自

視之勢過也而因怒於牛羊之小也此狂夫之大者狂

而以行賞罰此戴氏之所以絕也戴氏子罕戴公子孫也別為樂氏傳曰宋

之樂其與宋升降乎宋國衰子罕後子孫亦衰賞罰失中故曰此戴氏之所以絕也○舊校云戴氏一本作叔

世齊王欲以瀉子髡傅太子髡辭曰臣不肖不足以當

此大任也王不若擇國之長者而使之齊王曰子無辭

也寡人豈責子之令太子必如寡人也哉寡人固生而

有之也子為寡人令太子如堯乎其如舜也凡說之行

也道句不智聽智從自非受是也○道謂有道也自字疑衍今自以

賢過於堯舜○舊校云過一作遠彼且胡可以開說哉說必不入

不聞存君不納忠言之說鮮不危亾故曰不聞存君也齊宣王好射好喜說

人之謂己能用彊弓也示有方也○用舊作則孫據御覽三百四十七改正其嘗

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試引之中關而止關謂

關弓弦正半而止也皆曰此不下九石非王其孰能用是言九石

王用之耳宣王之情情實也所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為用

九石豈不悲哉傷其自輕而不知其實非直士其孰能

不阿主世之直士其寡不勝眾數也數道也故亂國之主

患存乎用三石為九石也力不足而自以為有餘也其

壅塞

六曰亂必有弟弟次也○弟本一作第大亂五小亂三

訓亂三大亂五謂晉國廢長立少立而復殺之也小亂

畫入于絳也○訓字或音喧聲也或云與訓同義皆不

當注亦不明了此似皆指驪姬之亂安得忽及欒盈又

於朝上似尚有缺文竊疑訓或是討字之故詩曰毋過

亂門所以遠之也逸詩也○案左氏昭十慮福未及慮

禍之所以免之也○免疑免武王以武得之以支持之

倒戈弛弓示天下不用兵所以守之也晉獻公立驪姬

以為夫人以奚齊為太子里克率國人以攻殺之殺奚

荀息立其弟公子卓己葬里克又率國人攻殺之復殺

也於是晉無君公子夷吾重賂秦以地而求入地河外

求入為秦繆公率師以納之晉人立以為君是為惠公

惠公既定於晉背秦德而不予地傳曰入而背秦秦繆

公率師攻晉晉惠公逆之與秦人戰於韓原晉師大敗

秦獲惠公以歸囚之於靈臺十月乃與晉成成平歸惠

公而質太子圉太子圉逃歸也惠公死圉立為君是為

懷公秦繆公怒其逃歸也起奉公子重耳以攻懷公殺

之於高粱高粱晉地而立重耳是為文公文公施舍振廢滯

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宥寬節器用用

民以時敗荆人于城濮荆人成王定襄王周襄王辭子帶之

納之故釋宋出穀戍楚子圍宋又使申公叔侯守齊之

曰定也穀邑晉文伐曹衛將平之楚愛曹

衛與晉俱成解宋之外內皆服外諸侯內卿大夫也而

後晉亂止故獻公聽驪姬近梁五優施殺太子申生而

大難隨之者五三君死一君虜三君死申生奚齊公子

所執囚之靈臺也謝云三大臣卿士之死者以百數

離咎二十年自上世以來亂未嘗一而亂人之患也皆

曰一而已此事慮不同情也事慮不同情者心異也故

原亂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三內總校王詒壽分校吳超校章乃錫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四高氏鎮洋畢氏校本

不苟論第四不自知當賞博志公貴當

一曰賢者之事也雖貴不苟為雖欲尊貴不苟為也雖

聽不自阿雖言見聽當以忠正必中理然後動非理不

必當義然後舉非義不行也此忠臣之行也賢主之所說猶說

敬而不肖主之所不說舊作而不肖主雖不肖其非

惡其聲也人主雖不肖句其說忠臣之聲與賢主同同

也也行其實則與賢主有異賢主能用忠臣之言不肖異

主能刑殺之故曰有異也

故其功名禍福亦異賢主受大福不肖主獲大禍故曰亦異也異故子胥見

說於闔閭而惡乎夫差夫差惡子胥也比干生而惡於商商紂惡之

也死而見說乎周周武王說其忠也武王至殷郊係墮韓非外儲說

左下云文王伐崇至鳳黃虛韃繫解因自結一事而傳者異五人御於前莫可之為

疑是為之係曰吾所以事君者非係也武王左釋白

羽右釋黃鉞勉而自為係孔子聞之曰此五人者之所

以為王者佐也不肖主之所弗安也故天子有不勝細

民者天下有不勝千乘者天下海內也秦繆公見戎由

余說而欲畱之由余不肖繆公以告蹇叔蹇叔曰君以

告內史廖內史廖對曰戎人不達於五音與五味君不

若遺之繆公以女樂二八人○人字疑衍與良宰遺之宰謂膳宰

戎王喜迷惑大亂飲酒晝夜不休由余驟諫而不聽因

怒而歸繆公也蹇叔非不能為內史廖之所為也其義

不行也繆公能令人臣時立其正義故雪殺之恥而西

至河雍也雪除也秦繆公相百里奚以百里奚為相也晉使叔虎

○梁仲子云叔虎即下文卻子虎晉大夫卻芮之父卻豹也見韋昭晉語注齊使東郭蹇如

秦公孫枝請見之公孫枝秦大夫子桑也公曰請見客子之事歟

對曰非也相國使子乎相國百里奚也對曰不也公曰然則子

事非子之事也

事見客事也。上子字疑衍。

秦國僻陋戎夷事服其

任人事其事猶懼為諸侯笑今子為非子之事退將論

而罪

而汝也

公孫枝出自敷於百里氏百里奚請之公曰

此所聞於相國歟枝無罪奚請有罪奚請焉

奚何也

百里

奚歸辭公孫枝公孫枝徒自敷於街百里奚令吏行其

罪定分官此古人之所以為法也今繆公鄉之矣其霸

西戎豈不宐哉晉文公將伐鄴趙衰言所以勝鄴之術

文公用之果勝還將行賞衰曰君將賞其本乎賞其末

乎賞其末則騎乘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郤子虎文公

召郤子虎曰衰言所以勝鄴鄴既勝將賞之曰蓋聞之

於子虎請賞子虎

新序四御覽六百三十三皆無兩虎字是

子虎曰言之

易行之難臣言之者也公曰子無辭郤子虎不敢固辭

乃受矣凡行賞欲其博也博則多助今虎非親言者也

而賞猶及之此疏遠者之所以盡能竭智者也晉文公

亾久矣歸而因大亂之餘猶能以霸其由此歟

亾久謂避驪姬

之亂在狄十二年歷行諸侯五年凡十七年歸晉國因大亂之後能建霸功皆由用此術也

不苟論

二曰賢者善人以人中人以事

賢者以人之人之德也中人任人以人之力也

不肖者以財不肖者任人以人之財賄也得十良馬不

若得一伯樂伯樂善得馬得伯樂則得良馬不得十良

劍不若得一歐冶歐冶善為劍工得地千里不若得一

聖人義與歐冶同○孫云初學記十七賢類引作不如

百九十六作聖人當舜得皋陶而舜受之受用也○注

由後來傳本誤也授今案受之即書所謂俾子從欲以治也不湯得伊尹

而有夏民有夏桀之民文王得呂望而服殷商殷紂之

文王之德也夫得聖人豈有里數哉言得其用多不可數管

子束縛在魯為魯所束縛也桓公欲相鮑叔欲以鮑叔為齊相也鮑叔曰

吾君欲霸王則管夷吾在彼也彼魯也臣弗若也桓公曰夷

吾寡人之賊也射我者也不可傳曰乾時之役申孫之

不鮑叔曰夷吾為其君射人者也其君公也君若得而臣

之則彼亦將為君射人桓公不聽不從鮑叔之言強相鮑叔固

辭讓而相固必也○鮑叔當重而相二字衍文桓公果聽之於是乎使人

告魯曰管夷吾寡人之讎也願得之而親加手焉言欲

仲親手自殺之以為辭也魯君許諾乃使吏鞞其拳鞞革也以革膠

其日盛之以鴟夷置之車中至齊境也境界桓公使人以

朝車迎之祓以燿火釁以犧豕焉火所以祓除不祥也周禮司燿掌行火之

政令故以燿火破之也殺牲以血塗之為釁小事不用
大牲故以豕豚也傳曰鄭伯使卒出豕行出犬雞此之
謂也燿讀如權衡○權衡舊本生與之如國也如至
誤作權字今依本味篇注改正

司除廟筵几而薦之也薦進也曰自孤之間夷吾之言也曰

盍明耳盍聽孤弗敢專敢以告于先君也告白也因顧而命

管子曰夷吾佐子也子我管仲還走再拜稽首受令而出

出於廟也管子治齊國舉事有功桓公必先賞鮑叔曰使齊

國得管子者鮑叔也桓公可謂知行賞矣凡行賞欲其

本也本則過無由生矣也過失也孫叔敖沈尹筮○當作相筮下同

與友叔敖遊於郢三年聲問不知○舊校云問一作晦修行不聞

郢楚都也沈尹筮謂孫叔敖曰說義以聽方術信行能令人

主上至於王下至於霸我不若子也耦世接俗說義調

均以適主心子不若我也子何以不歸耕乎吾將為子

游欲令孫叔敖隱也沈尹筮遊於郢五年荆王欲以為

令尹沈尹筮辭日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者聖人也○梁

仲子云左傳文十年杜注楚期思邑今弋陽期思縣楊倬注荀子非相篇云鄙人郊野之人也王必用

之臣不若也荆王於是使人以王輿迎叔敖以為令尹

十二年而莊王薨此沈尹筮之力也功無大乎進賢

贊能

三日欲知平直則必準繩準平繩直也○欲知方圓則

必規矩規圓矩方也人主欲自知則必直士唯直士能故天

子立輔弼設師保所以舉過也舉猶正也夫人故不能自知

人主猶其○孫云御覽七十七作夫人固不存亾安危

勿求於外言皆在務在自知堯有欲諫之鼓欲諫者擊

淮南主術訓作舜有誹謗之木書其過失以表木也○

堯置敢諫之鼓注以字淮南注作於

湯有司過之士司主也主正也武王有戒慎之鞀欲戒

其鞀猶恐不能自知猶恐不能自知猶向恐己不能今賢非堯舜湯武

也而有掩蔽之道奚繇自知哉荆成齊莊不自知而殺

荆成王為公子商臣所殺齊莊公吳王智伯不自知而

為崔杼所殺皆不自知之咎也吳王智伯不自知而

亾于干隧智伯為趙襄子所破死于高粱之東故曰而

也宋中山不自知而滅亂男女之別為魏所滅中山晉

惠公趙括不自知而虜惠公為秦所虜趙括以軍降鑽

荼龐涓太子申不自知而死鑽荼龐涓魏惠王之太子也與龐涓

東伐齊戰於馬陵齊人盡殺之故惠王謂孟子曰晉國

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身東敗於齊長子死

此之敗莫大於不自知也莫無范氏之亾也范氏晉卿范

謂簡子率師逐范吉射也一日百姓有得鍾者欲負而

走則鍾大不可負以椎毀之鍾況然有音○李善注文

選任彥昇百

碎勸進賤况然作况然准恐人聞之而奪已也遽揜其

耳也遽疾惡人聞之可也惡已自聞之悖矣為人主而惡

聞其過非猶此也此自揜其耳也○案非猶此也也與

惡人聞其過尚猶可魏文侯燕飲皆令諸大夫論已李○

善注文選孔文舉薦禰衡表引或言君之智也○孫云

作問諸大夫寡人何如主也至於任座任座曰君不肖

君也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君

之不肖也文侯不說知於顏色知猶見也任座趨而出次及

翟黃翟黃曰君賢君也臣聞其主賢者其臣之言直今

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君之賢也文侯喜曰可反歟歟

也謂任座翟黃對曰奚為不可臣聞忠臣畢其忠畢盡

而不敢遠其死座殆尚在於門殆猶必也翟黃往視之任座

在於門以君令召之任座入文侯下階而迎之終座以

為上客客敬也文侯微翟黃則幾失忠臣矣微無也上順

乎主心以顯賢者其唯翟黃乎○新序一前作翟黃語

自知

四曰民無道知天民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知天

也以用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當則諸生有血氣之類

皆為得其處而安其產產生也○日抄作皆得其處無為字人臣亦無道

知主主君也人臣以賞罰爵祿之所加知主加施也主之賞

罰爵祿之所加者宜宜猶當也則親疏遠近賢不肖皆盡其

力而以為用矣為君用也晉文公反國賞從亾者而陶狐不

與賞不及之也○梁仲子云陶狐史記晉世家作壺叔外傳三說苑復恩篇作陶叔狐左右曰君

反國家爵祿三出而陶狐不與敢問其說欲知也文公曰

輔我以義導我以禮者吾以為上賞教我以善彊我以

賢者吾以為次賞拂吾所欲數舉吾過者吾以為末賞

三者所以賞有功之臣也若賞唐國之勞徒則陶狐將

為首矣唐國晉國也○三賞中也○注故字舊作欲訛今改正周內

史興聞之曰晉公其霸乎內史與周大夫也奉使來賜文公命聞之昔者聖

王先德而後力晉公其當之矣當先德而後力也秦小主夫人

用奄變羣賢不說自匿百姓鬱怨非上小主秦君也秦厲公曾孫惠公

之子也夫人用奄變為惑亂也○以史記秦本紀攷之小主即出子也公子連亾在魏聞

之欲入因羣臣與民從鄭所之塞公子連一名元秦厲公會孫靈公之子也

於小主為從父昆弟也○公子連即獻公於小主為從祖昆弟索隱云名師隰殆據世本右主然守

塞弗入右主然秦守塞吏也曰臣有義不兩主公子勉去

矣內公子連則兩主矣勸之使疾去公子連去入翟從焉氏塞塞在安定將之

北翟○注將翟二字疑衍菌改入之菌改亦守塞吏也夫人聞之大

駭小主夫人也駭驚也令吏興卒奉命曰寇在邊卒與吏其始發

也發行也皆曰往擊寇中道因變曰非擊寇也迎主君也

主君謂公子連因與卒俱來至雍圍夫人夫人自殺秦雍

也都公子連立是為獻公怨右主然而將重罪之怨其不入己也

德菌改而欲厚賞之德其入己也監突爭之曰不可監突秦大夫也

秦公子之在外者眾眾多也若此則人臣爭入公公子矣

此不便主如此則諸臣爭內公公子不便也獻公以為

然故復右主然之罪復反也反其罪不復罪也而賜菌改官大夫官大

夫秦爵也賜守塞者人米二十石獻公可謂能用賞罰矣凡

賞非以愛之也罰非以惡之也用觀歸也所歸善雖惡

之賞所歸不善雖愛之罰傳曰善有意雖賤賞也惡此有費雖貴罰也此之謂也

先王之所以治亂安危也亂者能治之也危者能安之也

當賞

五曰先王有大務去其害之者故所欲以必得所惡以

必除此功名之所以立也立成也俗主則不然有大務而

不能去其害之者此所以無能成也夫去害務與不能

去害務此賢不肖之所以分也分別也使獐疾走馬弗及

至已而得者其時顧也反顧稽其行驥一日千里車輕

也以重載則不能數里任重也任載賢者之舉事也不

聞無功言有功也然而名不大立利不及世者愚不肖為之

任也愚不肖人為之任政事故使其君冬與夏不能兩

刑傳曰火中而寒暑退故曰草與稼不能兩成新穀熟

而陳穀虧凡有角者無上齒果實繁者木必庫有麩曰

能兩大故戴角者無上齒果實繁者木為之庫小也○

大戴禮易本命篇戴角者無上齒又戰國秦策引詩曰

木實繁者披其枝亦是此用智禰者無遂功天之數也

遂成故天子不處全不處極不處盈全則必缺極則必

反盈則必虧先王知物之不可兩大故擇務當而處之

孔墨甯越皆布衣之士也慮於天下以為無若先王之

術者孔子墨翟也甯越中牟故日夜學之有便於學者

無不為也有不便於學者無拜為也蓋聞孔丘墨翟晝

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夜則夢見文

其道也論語曰吾衰久矣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案用志

如此其精也精微何事而不達何為而不成故曰精而

熟之鬼將告之非鬼告之也精而熟之也史曰日精所

告之也今有寶劍良馬於此玩之不厭視之無倦寶

行良道一而弗復欲身之安也名之章也不亦難乎甯

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而可以

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

曰請以十五歲○五字舊本脫據李善注文選章人將

休吾將不敢休人將臥吾將不敢臥○案吾下兩十五

歲而周威公師之威公西周君也師之矢之速也而不

過二里止也步之遲也而百舍不止也今以甯越之材

而久不止其為諸侯師豈不宐哉養由基尹儒皆文藝

之人也○尹儒一作尹需文藝本或荆廷嘗有神白猿

荆之善射者莫之能中荆王請養由基射之養由基矯

弓操矢而往未之射而括中之矣發之則猿應矢而下

則養由基有先中中之者矣幽通記曰養流睇而猿號

由基二字尹儒學御三年而不得焉苦痛之痛悼夜夢

受秋駕於其師明日往朝其師○師字望而謂之曰吾

非愛道也恐子之未可與也今日將教子以秋駕秋駕

也尹儒反走北面再拜曰今昔臣夢受之先為其師言

所夢所夢固秋駕已句上二士者可謂能學矣可謂無

害之矣此其所以觀後世已二士甯越尹

博志

六曰名號大顯不可彊求必繇其道

繇用也

治物者不於

物於人治人者不於事於君

治飭也君侯也

治君者不於君於

天子治天子者不於天子於欲

欲貪欲也不貪欲則天子安樂也

治欲

者不於欲於性性者萬物之本也不可長不可短因其

固然而然之此天地之數也窺赤肉而烏鵲聚狸處堂

而眾鼠散

窺見也散走也

衰絰陳而民知喪竽瑟陳而民知樂

湯武修其行而天下從

修其仁義之行故天下順從之也

桀紂慢其行

而天下畔

慢易也

豈待其言哉君子審在己者而已矣荆

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策

遺猶失也

聞於國

國人聞之也

莊王見

而問焉對曰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觀布衣也

其友皆孝悌純謹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

益富也

身必

日榮矣所謂吉人也觀事君者其友皆誠信有行好

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也

吉善也

觀

人主也其朝臣多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交爭証諫

交俱也

也。外傳九新序二作正諫案証亦諫也見說文

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

日服

服其德也

此所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

也莊王善之於是疾收士日夜不懈遂霸天下故賢主

之時見文藝之人也非特具之而已也所以就大務也

就成也夫事無大小固相與通田獵馳騁弋射走狗賢者

非不為也為之而智日得焉不肖主為之而智日惑焉

志曰驕惑之事不亾奚待志古記也齊人有好獵者齊人舊本或

作君或作尹皆訛今從日抄改正孫云曠日持久而不

得獸入則媿其家室出則媿其知友州里惟其所以不

得之故則狗惡也欲得良狗則家貧無以無以買狗於是還

疾耕疾耕則家富家富則有以求良狗狗良則數得獸

矣田獵之獲常過人矣過猶多也非獨獵也百事也盡然霸

王有不先耕而成霸王者古今無有此賢者不肖之所

以殊也殊異也賢不肖之所欲與人同堯桀幽厲皆然所

以為之異故賢主察之以為不可弗為以為可故為之

為之必繇其道物莫之能害此功之所以相萬也萬倍也

貴當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四 總校王詒壽分校 周善溥章乃錫校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五 鎮洋畢氏校本

似順論第五 別類 有度 分職 處方 慎小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事多似倒而順多似順而倒也 倒逆 有知順之為倒

倒之為順者則可與言化矣 化道也 至長反短至短反長

天之道也 夏至極長過至則短故曰至長反短冬至極短過至則長故曰至短反長也天道有盈縮

之數故曰 荆莊王欲伐陳 莊王楚穆王之子也 使人視之使者曰

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城郭高溝洫深蓄積多

也寧國曰陳可伐也 寧國楚臣○說苑權謀篇蓄積多下云其國寧也王曰陳可伐也後

莊王聽之之作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賦斂重也則民怨

上矣城郭高溝洫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陳可取也

莊王聽之遂取陳焉傳曰伐而言取易也○注田成子

之所以得有國至今者有兄曰完子仁且有勇成子田

國也齊越人興師誅田成子曰奚故殺君而取國殺君殺

而取其國也田成子患之完子請率士大夫以逆越師請必

戰戰請必敗敗請必死田成子曰夫必與越戰可也戰

必敗敗必死寡人疑焉疑焉不欲其死也完子曰君之有國也

百姓怨上賢良又有死之臣蒙恥以完觀之也國已懼

矣今越人起師臣與之戰戰而敗賢良盡死不死者不

敢入於國君與諸孤處於國以臣觀之國必安矣完子

行田成子泣而遣之夫死敗人之所惡也而反以為安

豈一道哉故人主之聽者與士之學者不可不博聽博

義學博則達道也尹鐸為晉陽下有請於趙簡子尹鐸者趙簡

陽簡子邑為治也簡子曰往而夷夫壘我將往往而見壘是見

中行寅與范吉射也夷平也中行文子與范昭子專晉

壁培堙也簡子不欲見之故使尹鐸平除之也○晉語

九壘下有培字觀此注似亦木有培字又是字下舊本

脫見字據鐸往而增之增益其壘壁簡子上之晉陽望

見壘而怒曰謔鐸也欺我於是乃舍於郊將使人誅鐸也孫明進諫曰以臣私之鐸可賞也

孫明簡子臣孫無政郵良也私惟也

言固曰見樂則淫侈見憂則諍治此入之道也今君見

壘念憂患而況羣臣與民乎夫便國而利於主雖兼於

罪鐸為之舊注云兼或作謙疑亦校者之辭謙字無義或當為嫌夫順令以取容

者眾能之而況鐸歟容說也況鐸為賢人也君其圖之圖議簡子

曰微子之言寡人幾過也過失於是乃以免難之賞賞尹

鐸人主太上喜怒必循理太上德之君其次不循理必數更

雖未至大賢猶足以蓋濁世矣更革也變革不循危公之迹雖未至大賢尚足

以蓋濁世專簡子當此簡子之行與世主之患恥不知

而矜自用好復過而惡聽諫鄙恥於不知而矜大於自用復過惡諫固敗是求世

主之大病也注舊本缺求字案固敗是求見左傳慶鄭語此用其成文今補以至於危恥無

大乎危者危敗則滅亡恥但慙辱耳故無大於危者也

似順論

二曰知不知上矣過者之患不知而自以為知物多類

然而不然故亾國僂民無已夫草有莘有藟御覽九百九十四

莘作華日抄作萃獨食之則殺人合而食之則益壽愈人病故

曰益人萬董不殺○董烏頭也毒藥能殺漆淖水淖○

壽也下舊無淖字○合兩淖則為蹇蹇疆也言水漆相溼之則

為乾乾燥金柔錫柔合兩柔則為剛燔之則為淖火熾

故為或溼而乾或燔而淖類固不必可推知也漆得溼

淖也金遇燔而流淖皆非其類小方大方之類也小馬大馬

也故曰不必可推知也大智知人所不知見一隅

之類也小智非大智之類也則以三隅反小智聞十裁

通其一故不魯人有公孫綽者告人曰我能起死人淮南

記曰王孫綽○見淮南覽冥訓彼注人問其故對曰我

云蓋周人一日衛人王孫賈之後也固能治偏枯今吾倍所以為偏枯之藥

則可以起死人矣物固有可以為小不可以為大可以

為半不可以為全者也半謂偏枯全謂死人也○梁仲

泥相劔者曰白所以為堅也黃所以為物也○物與勒

皆通用李善注王黃白雜則堅且物良劔也難者曰白

所以為不物也黃所以為不堅也黃白雜則不堅且不

物也又柔則鏃○字書無此堅則折劔折且鏃焉得為

利劔劔之情未革而或以為良或以為惡說使之也故

有以聰明聽說則妄說者止無以聰明聽說則堯桀無

別矣無聰明以聽說不能知賢此忠臣之所患也患憂

賢者之所以廢也不見別白黑義小為之則小有福大

為之則大有福於禍則不然小有之不若其亾也禍雖微小

積小成大以危身亾國射招者欲其中小也射獸者欲

其中大也物固不必安可推也招埠藝也中小謂剖微不失毫分射之工也射

獸欲其中大者得肉多故以中為工也射則高陽應將

為室家匠對曰未可也木尚生加塗其上必將撓高陽宋邑

因以為氏應名也或作高離宋大夫也家匠家臣也撓

弱曲也故曰未可也○梁仲子云淮南人閒訓作高陽

離廣韻陽字下引呂氏有辯以生為室今雖善後將必

敗家臣所謂直於辭高陽應曰緣子之言則室不敗也

木益枯則勁勁強也塗益乾則輕以益勁任益輕則不敗

此俛於辭而後必敗其言不合匠人無辭而對受令而

為之室之始成也善其後果敗高陽應好小察而不通

乎大理也驥驚綠耳背日而西走至乎夕則日在其前

矣日東行天西旋日行遲天旋疾及夕日入於虞目固

有不見也智固有不知也數固有不及也不知其說所

以然而然聖人因而興制不事心焉

別類

三曰賢主有度而聽故不過度法也有度而以聽則不可

欺矣欺誤也不可惶矣不可恐矣不可喜矣以凡人之知

不昏乎其所已知而昏乎其所未知昏闇也則人之易欺

矣可惶矣可恐矣可喜矣知之不審也客有問季子曰

奚以知舜之能也季子戶季子堯時諸侯也季子曰堯固已治天下

矣舜言治天下而合己之符也己堯也是以知其能也若雖

知之奚道知其不為私私邪也此二句客又問也季子曰諸能治

天下者固必通乎性命之情者當無私矣夏不衣裘非

愛裘也暖有餘也冬不用絮絮屬也非愛絮也清有

餘也清寒聖人之不為私也非愛費也節乎己也費蓄本誤作

貴孫云重已篇云非好儉而惡費也節乎性也與此正相同御覽四百二十九亦作費今改正節已雖

貪汙之心猶若止又況乎聖人許由非疆也有所乎通

也通於無為也有所通則貪汙之利外矣外棄也孔墨之弟子

徒屬充滿天下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天下然而無所

行教者術猶不能行又況乎所教所教謂孔墨弟子之弟子也是何

也仁義之術外也夫以外勝內匹夫徒步不能行又況

乎人主人主謂俗主又不能行也唯通乎性命之情而仁義之術自

行矣先王不能盡知執一而萬物治不能盡知萬物也執守一道而萬物

矣治理使人不能執一者物感之也感惑也故曰通意之悖

解心之繆去德之累通道之塞悖繆累塞四者所以為人病也唯執一者能解

去道之塞不壅閉也貴富顯嚴名利六者悖意者也此六者人情所欲也孔子

曰富與貴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居故曰悖意悖亂也○案古讀皆以不以其道為句此注亦當爾論

語不處此作不居論衡問孔刺孟兩篇竝同容動色理氣意六者繆心者也

此六者不節所以為德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者也此六者不節所

累者也以為德智能去就取舍六者塞道者也此六者宜適難

使不通此四六者不蕩乎胷中則正蕩動也此四六者皆得其適不傾邪

蕩動於胷臆之中則正矣詩云正則靜靜則清明明

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虛者道也道尚空虛無為而無不為人能行之亦無

不為也

有度

四曰先王用非其有如己有之○孫云御覽六百二十四

作如己有之御覽非也通乎君道者也桀紂有天下非湯武之有

故曰通乎君道者也夫君也者處虛素服而無智故能使眾智也

智反無能故能使眾能也能執無為故能使眾為也無

智無能無為此君之所執也君執一以為化之人主之

所惑者則不然以其智彊智以其能彊能以其為彊為

此處人臣之職也處人臣之職而欲無壅塞雖舜不能

為若此者雖舜之聖不能無壅塞况惑主乎武王之佐五人五人者周公旦

畢公高蘇公忿生也武王之於五人者之事無能也然而世皆曰

取天下者武王也故武王取非其有如有之通乎君

道也通乎君道則能令智者謀矣能令勇者怒矣能令

辯者語矣夫馬者伯樂相之造父御之伯樂善相馬秦繆公臣也造父

嬴姓飛廉之子善御周穆王臣也賢主乘之一日千里無御相之勞而

有其功則知所乘矣功千里之功也故曰知乘也今召客者酒醕召

也飲酒合樂為醕歌舞鼓瑟吹竽明日不拜樂已者拜謝也樂已者謂倡

優也而拜主人主人使之也先王之立功名有似於此似有

於主人使之者也使眾能與眾賢功名大立於世不予佐之者

而予其主其主使之也○其主二字舊本不重今據困學記聞十所引補譬之

若為宮室必任巧匠奚故奚何曰匠不巧則宮室不善

夫國重物也其不善也豈特宮室哉特猶直也巧匠為宮室

為圓必以規為方必以矩為平直必以准繩功已就成就

也○李本作准別本作準不知規矩繩墨而賞匠巧匠之宮室已成

○困學紀聞賞匠巧下有也字又有巧字虛云案也字當有下匠之二字係衍文當刪不知巧匠

而皆曰善此某君某王之宮室也此不可不察也察猶知也

人主之不通主道者則不然自為人則不能○自為人疑是自為

之任賢者則惡之與不肖者議之此功名之所以傷傷

也也國家之所以危危也棗棘之有裘狐之有也食棘之

棗衣狐之皮先王固用非其有而已有之湯武一日而

盡有夏商之民盡有夏商之地盡有夏商之財以其民

安而天下莫敢之危○敢之二字似當乙轉以其地封而天下莫

敢不說以其財賞而天下皆競競進也無費乎鄣與岐周

而天下稱大仁稱大義通乎用非其有也通達也白公勝得

荆國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期而得荆國也不能以其府庫分人七日石乞

曰患至矣石乞白公臣也不能分人則焚之母令人以害我白

公又不能不能焚也九日葉公入乃發太府之貨予眾葉公

楚葉縣大夫沈諸梁子高也出高庫之兵以賦民賦子也因攻之十有

九日而白公死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矣不

能為人又不能自為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嗇若臬之

愛其子也臬愛養其子子長而食其母也衛靈公天寒

鑿池靈公襄公之子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傷病也公曰天

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新序刺奢篇陬隅作隩

喁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組○新序作苴君則不

寒矣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以諫曰君鑿池不

知天之寒也而春也知之以春之知也而令罷之福將歸於春也○新序福作德御覽三十四同而怨將歸於君公曰不然

夫春也魯國之匹夫也而我舉之也舉用夫民未有見焉

未見其德今將令民以此見之曰春也有善於寡人有也○

新序春之善非寡人之善歟靈公之論宛春可謂知君

道矣君者固無任而以職受任工拙下也賞罰法也君

奚事哉若是則受賞者無德而抵誅者無怨矣人自反

而已此治之至也也抵當

分職

五曰凡為治必先定分君臣父子夫婦君臣父子夫婦

六者當位則下不踰節而上不苟為矣少不悍辟而長

不簡慢矣悍兇也僻邪也簡惰也慢易也金木異任水火殊事陰陽不

同其為民利一也六者皆所以為民用故曰為民利一也故異所以安同

也同所以危異也言同異更相成同異之分貴賤之別長少之

義此先王之所慎而治亂之紀也聖人以治亂人所以亂在所以由之也今

夫射者儀豪而失牆儀望也瞻望也毫毛之微而畫者儀

髮而易貌畫者晞毫髮寫人貌儀之於言審本也射必

畫必象人本不審雖堯舜不能以治本身審正也身不

且猶不能故凡亂也者必始乎近而後及遠必始乎本

而後及末近喻小遠喻大也為亂之君先小後大也本謂身末謂國也詹何曰未聞身亂而國治也

而後及末故曰始乎本謂身末謂國也詹何曰未聞身亂而國治也治亦然未聞身治而國亂也故曰亦然故百里奚處乎虞

而虞虞公貪璧馬之賂不從其言為晉所滅故人也秦繆公用其謀而兼西戎向摯處乎商而商滅處乎周而周王之太史

故霸也向摯處乎商而商滅處乎周而周王之太史令也紂不從其言而犇馬羸年而紂滅周武王用其謀而王天下也百里奚之處乎虞智

非愚也向摯之處乎商與非惡也無其本也本謂虞商治自取滅也其處於秦也智非加益也其處於周也典非加

善也有其本也有其本言秦周之君身正而治也其本也者定分之謂

也言其為君治理分定不悖惑也齊令章子將而與韓魏攻荆荆令唐

蔑將而應之應擊也唐蔑楚世家作唐昧應之舊作拒之注拒一作應梁仲子云水經泚水注

引作荆使唐蔑應之則軍相當六月而不戰齊令周最應字正是本文今改正趣督也刻章子對周最曰殺之

免之殘其家王能得此於臣不可以戰而戰可以戰而

不戰王不能得此於臣與荆人夾泚水而軍泚舊作

云舊本水經泚水何氏焯改作泚水注引此文新校本從漢地理志改作比水引此作夾比而軍章子

令人視水可絕者荆人射之水不可得近近猶有芻水

芻者告齊侯者侯視曰水淺深易知荆人所盛守盡其

也侯視曰水淺深易知荆人所盛守盡其

也侯視曰水淺深易知荆人所盛守盡其

也侯視曰水淺深易知荆人所盛守盡其

淺者也所簡守皆其深者也候者載芻者與見章子章

子甚喜因練卒以夜奄荆人之所盛守果殺唐蔑章子

可謂知將分矣韓昭釐侯出弋鞞偏緩弋獵也論語昭曰弋不射宿

釐侯居車上謂其僕鞞不偏緩乎其僕曰然至舍昭釐

侯射鳥其右攝其一鞞適之適猶等也昭釐侯已射駕而歸

上車選閒選閒猶選頃也曰鄉者鞞偏緩今適何也其右從後

對曰今者臣適之昭釐侯至詰車令詰讓也各避舍○句上似

當有與右二字故擅為妄意之道雖當賢主不由也由用也今有

人於此擅矯行則免國家利輕重則若衡石為方圓則

若規矩此則工矣巧矣而不足法巧而不足法者以法其不循規矩故也

也者眾之所同也賢不肖之所以其力也○其力疑當作其力

出乎不可用○舊校云一作行事出乎不可同此為先王之所

舍也舍而不為也

處方

六曰上尊下卑卑則不得以小觀上觀視也上君也尊則恣恣

則輕小物小物凡小事也輕小物則上無道知下下無道知上

上下不相知則上非下下怨上矣人臣之情不能為所

怨不能為之竭力盡節也人主之情不能愛所非方非罪之何能愛也此上

下大相失道也故賢主謹小物以論好惡好善也惡惡也巨防

容螻而漂邑殺人巨大防隄也如隄有孔穴容螻蛄則潰漏竅決至於漂沒閭邑溺殺人民

也突洩一燔而焚宮燒積竈突煙洩出則火濫炎上燒人之宮室積委也○突亦作

埃廣雅竈窓謂之埃或謂突當作突案說文突深也一

曰竈突然則突特竈突之一名說文亦但云一日竈突

不云竈突何得以突為突之誤故今仍作將失一令而

突字又燔舊本訛作煙今從日抄改正

軍破身死教令不當為失失令不從士無先登之心而懷犇北之志故軍破敗將見禽獲而身死也

主過一言而國殘名辱為後世笑主過一言猶將失一令故國殘亾惡名著

聞以自汗辱乃為後世之人所非笑也衛獻公戒孫林父甯殖食林父孫甯殖惠鴻集于囿虞人以告畜禽獸大曰苑小曰囿虞人主囿之官也以告以鴻

告也公如囿射鴻二子待君日晏公不來至晏暮來不釋

皮冠而見二子二子不說逐獻公立公子黜傳曰衛人孫林父甯殖相之此云立公子黜復誤矣案衛世家公

子黜乃靈公之子太子蒯瞶之弟也是為悼公於獻公

為曾孫也焉衛莊公立欲逐石圃也石圃衛卿石惡之

得立之平子也蒯瞶在外圃不欲納之故立而逐之也登臺以望見戎州而問之曰是

何為者也侍者曰戎州也戎州戎之邑也莊公曰我姬姓也戎

人安敢居國使奪之宅殘其州晉人適攻衛戎州人因

與石圃殺莊公立公子起公子起衛靈公之弟也此小物不審

也審慎人之情不蹙於山蹙躓也而蹙於垤垤蟻封也

人輕之故 齊桓公即位三年三言而天下稱賢羣臣皆

躡顛也 說去肉食之獸去食粟之鳥去絲罝之網是三吳起治

西河欲諭其信於民吳起衛人也為魏武侯西河守諭明也夜日置表於

南門之外置立也表柱也令於邑中曰明日有人能償南門之

外表者仕長大夫償僵也長大夫上大夫也○能字舊本缺孫據紀聞十補御覽四百三十

同明日日晏矣莫有償表者莫無民相謂曰此必不信

不信其有賞也有一人曰試往償表不得賞而已何傷言不敢

賞也○而已紀聞作則已言縱不得賞非有害也注不得解往償表來謁吳起謁告

吳起自見而出仕之長大夫夜日又復立表又令於邑

中如前邑人守門爭表表加植不得所賞如前與前令同也邑人貪

賞爭往償表表深植而不能償不得其所賞也自是之後民信吳起之賞罰吳

賞罰不欺民賞罰信乎民何事而不成豈獨兵乎言非

民信之也用兵以成功也大信用賞罰以成事故使秦人不敢東

向犯盜西河也○舊校云豈獨兵乎一作非獨兵也案

慎小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五 總校王詒壽分校 章乃錫校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六 鎮洋畢氏校本

士容論第六 務大 上農 任地 辯土 審時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士不偏不黨柔而堅虛而實 而能 其狀脰然不僂

若失其一 一謂道也能柔堅虛實之士其狀貌脰然不僂 傲小

物而志屬於大 傲輕也輕略叢脞翳蔑之事 似無勇而

未可恐 未可恐以非 狼執固橫敢而不可辱害 狼貪獸也所搏

執堅固橫猶勇敢之士若此者不 臨患涉難而處義不

越 越失 南面稱寡而不以侈大 南面君位也孤寡謙稱也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六 士容論 一

面之君位亦處義而已不以奢侈廣大也。注位字闕今案文義補。今日君民而欲服海

外節物甚高而細利弗賴海外四海之外而欲服之化

細小之利不恃賴之也耳目遺俗而可與定世耳目視聽禮義是

可與大定於一世也富貴弗就而貧賤弗竭輕富貴甘貧賤。竭

既駕兮去也宋玉九辯云車德行尊理而羞用巧衛尊重道理而行羞以巧

營營寬裕不訾而中心甚厲不訾毀敗人也。難動以物而

必不妄折不為物動唯義所此國士之容也容猶齊有

善相狗者其鄰假以買取鼠之狗假猶請也請善相狗

舊校云一本作其鄰借之買鼠狗借猶請也今案御覽九百五作其鄰藉之買鼠狗則當作藉字暮年

乃得之曰是良狗也其鄰畜之數年而不取鼠以告相

者相者曰此良狗也其志在獐麋豕鹿不在鼠欲其取

鼠也則桎之其鄰桎其後足桎械也著足曰桎狗乃取鼠

○舊校云一本夫驥驚之氣鴻鵠之志有諭乎人心者

誠也人亦然誠有之則神應乎人矣言豈足以諭之哉

此謂不言之言也不言之言以道化也客有見田駢者田駢齊人

二十被服中法進退中度趨翔閑雅辭令遜敏遜順也

田駢聽之畢而辭之辭遣客出田駢送之以目以目送

也也弟子謂田駢曰客士歟田駢曰殆乎非士也殆近今

者客所弇斂士所術施也士所弇斂客所術施也○舊校云

術皆當作述今案古亦通用客殆乎非士也故火燭一隅則室偏無

光燭照也偏半也骨節蚤成空竅哭歷身必不長長大眾無謀

方乞謹視見多故不良良善也志必不公公正也不能立功

立成也好得惡予國雖大不為王好得厚斂也惡予悛嗇也

王禍災日至故君子之容純乎其若鍾山之玉桔乎其

若陵上之木純美也鍾山之玉燔以爐炭三日三夜色澤不變陵上之木鴻且大皆天性也君子

天性純敏故以此為喻也涓涓乎慎謹畏化而不有自足化教也常

不有自足其智思以事必問詳而後行之也乾乾乎取舍不悅而心甚素樸

乾乾進不倦也取舍不悅常敬慎也唐尙敵年為史史國

心甚素樸精潔專一情不散欲也其故人謂唐尙願之故

史也其故人謂唐尙願之故習天文宿度審咎徵之應故為

願之也以謂唐尙唐尙曰吾非不得為史也羞而不為也

其故人不信也不信其羞為史及魏圍邯鄲唐尙說惠王而解

之圍以與伯陽惠王魏文侯之孫武侯之子孟子所見梁惠王也解邯鄲圍也以與伯陽以伯

陽邑資其故人乃信其羞為史也居有閒其故人為其

兄請請於唐尙欲仕其兄唐尙曰衛君死吾將汝兄以代之其故

人反興再拜而信之夫可信而不信不可信而信此愚

者之患也可信謂唐尙羞為史不可信謂唐尙欲以其兄代衛君衛君不可得也而信為可得故曰

不可信而信也 知人情不能自遺以此為君雖有天下

患者猶病也 危不能自遺也故曰雖有天下何益 故敗莫大於愚愚之

患在必自用自用則戇陋之人從而賀之有國若此不

若無有古之與賢從此生矣 古人傳位于賢以非惡其

子孫也非微而矜其名也反其實也 微求也矜大也以

不肖子其國必滅 凶故曰反其實也

士容論

二曰嘗試觀於上志 上志古記也 三王之佐其名無不榮者

也 榮顯 其實無不安者功大故也 實猶終也 俗主之佐其欲名

實也與三王之佐同 同等也 其名無不辱者其實無不危

者無功故也 無大功故也 皆患其身不貴於其國也而不患

其主之不貴於天下也此所以欲榮而逾辱也 逾益也 欲

安而逾危也孔子曰燕爵爭善處於一屋之下母子相

哺也區區焉相樂也 區區得志貌也 區區當作 嘔嘔下同前論大篇作媯媯 自以

為安矣竈突決上棟焚燕爵顏色不變是何也不知禍

之將及之也不亦愚乎 及之當作及己 為人臣而免於燕爵

之智者寡矣夫為人臣者進其爵祿富貴父子兄弟相

與比周於一國區區焉相樂也而以危其社稷其為竈

突近矣而終不知也其與燕爵之智不異故曰天下大

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盡亂無有安身

此之謂也故細之安細小必待大大之安必待小言相

兩待字前論大篇俱細大賤貴交相為贊贊助也然

後皆得其所樂樂願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嗣君衛平

秦貶其嗣君應之曰所有者千乘也願以受教衛君國

號曰君車千乘耳王者萬乘故願以受教也案淮南道應訓

所有上有予字此注非是願以受教者願以千乘之國

受教也薄疑之對以千鈞諭王術一斤喻治國薄疑對

言王術可為於治國乎何有注皆不得本意薄疑對

曰烏獲奉千鈞又況一斤千鈞三萬斤也喻衛君之賢

斤言其易也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杜赫周人

淮南奉作舉昭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杜赫周人

也為二東周之君也昭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杜赫周人

也杜赫對曰臣之所言者不可則不能安周矣臣之所

言者可則周自安矣所言安行此所謂以弗安而安者

也當昭文君時人不安行仁義而仁義不行也鄭君問

於被瞻曰聞先生之義不死君不亾君信有之乎鄭君

也被瞻事鄭文公故穆公即被瞻對曰有之夫言不聽

道不行則固不事君也若言聽道行又何死亾哉賢臣

之言不故被瞻之不死亾也賢乎其死亾者也使君無

死亾也道臣不

能正乃死也耳被瞻言聽道行 昔有舜欲服海外而不

成既足以成帝矣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王海內矣湯

武欲繼禹而不成既足以王通達矣五伯欲繼湯武而

不成既足以為諸侯長矣孔墨欲行大道於世而不成

既足以成顯榮矣夫大義之不成既有成已故務事大

務大

三曰古先聖王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於農民農非徒

為地利也貴其志也民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

安主位尊尊重也。次易用舊本脫用字據御覽七十

安則二字民農則重重則少私義亦如大戴之王言

篇與家語童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專一民農則其產復

重互異也無二慮民舍本而事末則不令善不令則不可以守不

可以戰戰民舍本而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遷徙

輕遷徙則國家有患皆有遠志無有居心居安民舍本

而事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巧讀如巧

充倉子有巧法令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后稷曰所以務

耕織者以為本教也是故天子親率諸侯耕帝籍田大

呂氏春秋卷二十六 上農 四

夫士皆有功業傳曰王耕一發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

昭注一發一耜之發也周語作一發此作發訛章是故當

時之務農不見于國當啟蟄耕農之務農民不見于國

東郊故農民不以教民尊地產也地產嘉后妃率九嬪

蠶於郊桑於公田是以春秋冬夏皆有麻枲絲繭之功

以力婦教也力任其力効其功也○亢是故丈夫不織

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女貿功以長生貿易也○以長

相為此聖人之制也制法故敬時愛日非老不休也止

非疾不息非死不舍舍置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

人可以益不可以損損減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

在其中矣此大任地之道也故當時之務不興土功不

作師徒庶人不冠弁弁鹿皮冠詩云冠弁如星○娶妻

嫁女享祀不酒醴聚眾禮取婦之家三日不絕燭故不以酒醴

聚眾農不上聞不敢私籍於庸為害於時也然後制野

禁苟非同姓苟誠農不出御御妻女不外嫁以安農也

異姓之女不出野禁有五地未碎易不操麻不出糞出

閭邑而嫁也齒年未長不敢為園囿量力不足不敢渠地而耕溝渠

也農不敢行守其疆賈不敢為異事異猶為害於時也

然後制四時之禁山不敢伐材下木伐斫也澤人不敢灰

僇燒灰不以時多僇纒網罟罟不敢出於門罟罟不敢入於淵

罟罟也詩云施罟濊濊鱸鮪發發澤非舟虞不敢緣名為

害其時也舟虞主舟官若民不力田墨乃家畜國家難治三

疑乃極義未詳是謂背本反則則法也失毀其國凡民自七

尺以上屬諸三官三官農工賈也農攻粟工攻器賈攻貨攻治也

時事不共是謂大凶奪之以土功是謂稽不絕憂唯必

喪其牝奪之以水事是謂籥喪以繼樂繼續也四鄰來虛

奪之以兵事是謂厲禍厲摩也因胥歲不舉銓艾數奪民

時大饑乃來野有寢耒或談或歌旦則有昏喪粟甚多

皆知其末莫知其本真不敏也○三字疑亦正文

上農

四日后稷日子能以窰為突乎窰容汗下也突理出豐高也子能藏

其惡而揖之以陰乎陰猶潤澤也子能使吾土靖而剛浴士

乎士當作土○古士土間亦通用子能使保溼安地而處乎子能使藿

夷毋淫乎淫延生也子能使子之野盡為冷風乎冷風和風所以成穀

也子能使藁數節而莖堅乎子能使穗大而堅均乎詩云

實發實秀實堅實好此之謂也子能使粟圓而薄糠乎子能使米多沃

而食之疆乎無之若何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

力息者欲勞勞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棘贏瘠也詩云棘人

之樂樂言贏瘠也土亦有瘠土急者欲緩緩者欲急急者謂疆墟剛土

沙壤弱土也故欲急和溼者欲燥燥者欲溼溼謂下溼近汙泉故

二者之中乃能殖穀欲燥燥謂高明曠乾故欲溼不上田棄畝下田棄剛五

耕五耨必審以盡其深殖之度陰土必得大草不生穢草

也又無螟蟻蟻或作騰食心曰螟食葉曰蟻兗州謂蟻為騰音相近也

今茲美禾來茲美麥茲年是以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耜六尺其刃廣八寸古者以耜

其博八寸所以成剛也耕廣六尺為畝三尺為剛遼西

之人謂之培也周禮廣尺深尺曰剛此云三尺黃東

發謂於正文不合其言曰耜者今之犁廣六尺旋轉以

耕土其塊彼此相向亦廣六尺而成一隣此之謂畝而

百步為畝總畝之四圍總名其博八寸所以成剛者犁

頭之刃逐塊隨刃而起其長竟畝其起而空之處與刃

同其闊此之謂剛案此所云則與周禮相近墟字書無

攷耨柄尺此其度也度制其耨六寸所以開稼也以耨所

苗也刃廣六寸地可使肥又可使棘人肥必以澤地耕

所以入苗間也肥肥即得穀多不則瘠瘠則得穀熟則

少故曰可使也人肥則顏色潤澤使苗堅而地隙人耨

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緩緩柔草諱大月大月孟冬至後

五旬七日菑始生菑菑蒲水草也冬至菑者百草之先

生者也於是始耕傳曰土發而孟夏之昔殺三葉而獲

大麥昔終也三葉薺亭歷薪莫也是月之季枯死大麥
熟而可穫大麥旋麥也○初學記二十七引呂氏
孟夏之山百穀日至苦菜死而資生菜名也○資疑而
三葉而穫大麥樹種也此告民地寶盡死凡草生藏日中出
樹麻與菽樹種也菽豆也凡草庶草也日中春分也眾草生而
豨首生而麥無葉出也豨首草名也至其生時麥無葉
皆成而從事於蓄藏藏之於此告民究也究畢也刈
熟也倉也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穫死五時五行生殺之時也見
死謂秋冬穫天下時地生財不與民謀天降四時地出
刈收死者也也故曰不有年瘞土無年瘞土祭土曰瘞年穀也有穀
與民謀祭土報其功也無穀祭土讓其神也○禳舊作讓訛趙改正無失民時無使之治下知貧富利器

皆時至而作渴時而止利用之器有其時而是以老弱

之力可盡起○亢倉子作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一倍

○注一辟不知事者時未至而逆之時既往而慕之慕

也疑是一倍當時而薄之薄輕也言不重使其民而邈之邈逆民

既邈乃以良時慕此從事之下也操事則苦不知高下

民乃逾處種稔禾不為種種重禾不為重晚種早熟為

為重詩云黍稷重稔是以粟少而失功不當其時故粟

植穉菽麥此之謂也力故曰少而失功也

任地

五日凡耕之道必始於壚壚地也為其寡澤而後枯言

燥溼也○注燥溼必厚其鞫厚深也○為其唯厚而及

下疑當有一均字鞫者○梁仲子云鞫疑即飾字莖之堅者耕之澤集韻飽或從缶莖音義並

缺其鞫而後之上田則被其處下田則盡其汗無與三

盜任地夫四序參發大剛小畝為青魚肱苗若直獵地

竊之也既種而後行耕而不長則苗相竊也弗除則蕪

蕪穢也除之則虛虛動則草竊之也故去此三盜者而後

粟可多也所謂今之耕也營而無獲者獲或其蚤者先

時晚者不及時寒暑不節稼乃多苗實其為晦也高而

危則澤奪陂則埒見風則儼儼什高培則拔培田側也寒則

彫彫不實也熱則脩脩長也一時而五六死故不能為來來不

不俱生而俱死虛稼先死虛根眾盜乃竊望之似有餘

就之則虛虛不穎不粟詩云實農夫知其田之易也易

也易讀如易綱之易也○不知其稼之疏而不適也疏

注易綱梁仲子疑是易疇知其田之際也不知其稼居地之虛也虛亦

除則蕪除之則虛此事之勞也傷敗故晦欲廣以平剛

欲小以深○孫云李善注文選王元長策秀才文清剛

欲深下得陰也溼引此深作清今案深字是亢倉子作然後咸生咸皆稼欲生

於塵而殖於堅者也殖長慎其種勿使數亦無使疏於其

施土無使不足也土壤亦無使有餘多也熟有耨也種也

必務其培其耨也植植者其生也必先速也其施土也

均均者其生也必堅也堅好是以晦廣以平則不喪本根本

也莖生於地者五分之以地也分別莖生有行故邀長弱

不相害故邀大也邀疾衡行必得縱行必術正其行通其

風行行也吏心中央帥為洽風也吏決也心於苗中央帥率

也或作使○選注引作吏必中央帥為洽風又引注云必於苗中央師然肅洽風以搖長也苗其弱

也欲孤孤弱小也數適中則茂好也其長也欲相與居

言相依植不偃什○舊本無其字又注作相依助不偃

什皆訛脫今據齊民要術所引補正亢倉子亦有其字

要術居作俱今案同其熟也欲相扶也扶相扶持不可傷折

亢倉作居與此此亦衍二字是故三以為族乃多粟也○齊民要術作相

禾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為糝

糝不成糝也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殺小樹肥無使

扶疏樹境不欲專生而族居也專獨肥而扶疏則多糝根

也迫境而專居則多死專獨不能自蔭潤不知稼者其耨

也去其兄而養其弟殺其大者養不收其粟而收其糝

上下不安則禾多死○舊本糝作粗下不字厚土則孽

不通壤深不能自達故多孽死也薄土則蕃籩而不發壚埴冥色剛
土柔種免耕殺匿使農事得

辯土

六曰凡農之道厚之為寶斬木不時不折折猶堅也必穗稼

就而不穫穫得也必遇天菑菑害也夫稼為之者人也為治也

生之者地也養之者天也是以人稼之容足耨之容耨

據之容手謂根苗疎數之間也○亢倉子作耨之容耨耘之容手此之謂耕道是

以得時之禾長稠長穗大本而莖殺殺或作小本根也莖稍小鼠尾桑條

也穀也疏穢而穗大穢禾穗果贏也其粟圓而薄糠圓豐滿也薄糠言米大也其

米多沃而食之彊彊有勢力也如此者不風風落也先時者莖

葉帶芒以短衡穗鉅而芳奪秬米而不香奪或作奮字後時

者莖葉帶芒而未衡○舊校云末一作小穗閱而青零

青零未熟而先落○閱亢倉子作銳多糝而不滿滿成也得時之黍芒莖而

微下穗芒以長○亢倉穗下有字搏米而薄糠春之易而食之

不噉而香香美也噉讀如餽厭之餽如此者不飴○御覽八百四十二作餽竊疑上注

讀如餽厭之餽當在此句下據御覽環音北縣切決不當讀餽也先時者大本而華莖

殺而不遂遂長葉藁短穗○藁御覽作高後時者小莖而麻長短

穗而厚糠小米紺而不香○米紺御覽作米令注云令新也得

呂氏春秋卷二十一 審時

時之稻大本而莖葆長稠疏穢穗如馬尾大粒無芒搏

米而薄糠春之易而食之香如此者不益益息也○舊校云益一作

蒜案御覽八百三十九作先時者本大而莖葉格對對等

也短稠短穗多粃厚糠薄米多芒後時者纖莖而不滋

厚糠多粃庶碎米不得恃碎小也恃或作待○御覽無

大注止碎小二字正文得定熟印天而死得時之麻必

芒以長疏節而色陽小木而莖堅厚稟以均後熟多榮

日夜分復生如此者不蝗蝗蟲不食麻節也得時之菽長莖而

短足其莢二七以為族多枝數節競集蕃實二七十四實也○莢

舊訛作美今從初學記御覽改下訛作英亦併改大菽則圓小菽則搏以芳稱

之重食之息以香如此者不蟲蟲不齧其莢也先時者必長

以蔓浮葉疏節小莢不實後時者短莖疏節本虛不實

得時之麥稠長而頸黑二七以為行而服薄糕而赤色

稱之重食之致香以息使人肌肌或作肥澤且有力如此者

不蚰蛆先時者暑雨未至至或作上蚰動蚰蛆而多疾蚰動病心

附讀如疔○洪氏亮吉漢魏音引此注云附讀如疔案

附如疔音同知附疔本一字也今本疔作痛誤從舊本

改正亢倉附其次羊以節後時者弱苗而穗蒼狼蒼狼案

動作附腫青色也在竹曰蒼管在天曰倉倉薄色而美芒是故得時

之稼興興昌也失時之稼約約青病也莖相若稱之得時者重

粟之多量粟相若而春之得時者多米量米相若而食

之舊校云一作以為食得時者忍饑忍猶能也能耐也是故得時之稼

其臭香其味甘其氣章氣力也百日常食之者章盛也

耳目聰明心意叡智叡明也四衛變彊四衛四枝也烈氣不入

身無苛殃苛病殃咎黃帝曰四時之不正也正五穀而已矣

五穀正時食之無病故曰正五穀而已

審時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六 總校王詒壽分校許佑身校章乃錫

呂氏春秋附攷

序說

呂氏春秋序意維秦八年歲在涪灘高誘注秦始皇即位八年秋甲

子朔朔之日良人請問十二紀文信侯曰嘗得學黃帝

之所以誨顓頊矣爰有大園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

為民父母蓋聞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紀者所以

紀治亂存亡也所以知壽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驗之

地中審之人若此則是非不可無所遁矣天曰順順

維生地曰固固維寧人曰信信維聽三者咸當無為而

行行也者行其理也行數循其理平其私夫私視使目
旨私聽使耳聾私慮使心狂三者皆私設精疑則智無

由公智不公則福日衰災日隆以日倪而西望知之此

氏十二紀原序且其言近道故以為冠冕

史記呂不韋列傳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太子政立
為王尊呂不韋為相國號稱仲父當是時魏有信陵君
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
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疆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
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

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

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

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

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案不韋著書之由惟此最詳且確太史公曰孔子之所謂

聞者其呂子乎真能灼見不韋本意後之言呂氏春秋者多失之

十二諸侯年表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刪

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為呂氏春

秋

太史公自序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正義曰即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附攷

七

漢書司馬遷傳不韋遷蜀世傳呂覽蘇林曰呂氏春秋篇名八覽六論

鄭康成曰月令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也以禮

家好事抄合之後人因題之名曰禮記三禮目錄

又曰呂氏說月令而謂之春秋事類相近焉禮運注

蔡邕曰周書七十一篇而月令第五十三秦相呂不韋

著書取月令為紀號淮南王安亦取以為第四篇改名

曰時則故偏見之徒或云月令呂不韋作或云淮南皆

非也蔡中郎集

司馬貞曰八覽者有始孝行慎大先識審分審應離俗

時本書作時君也六論者開春慎行貴直不苟以本書作似順士

容也十二紀者記十二月也其書有孟春等紀二十餘

萬言三十餘卷也史記索隱○案漢志及隋唐志皆二十六此及子鈔與書錄解題俱作三十誤也

唐馬總曰呂不韋始皇時相國乃集儒士為十二紀八

覽六論暴於咸陽市有能增損一字與千金無敢易者

林意宋黃震曰呂氏春秋者秦相呂不韋恥以貴顯而不及

荀卿子之徒著書布天下使其賓客共著八覽六論十

荀卿子之徒著書布天下使其賓客共著八覽六論十

二紀竊名春秋高誘爲之訓解淳熙五年冬尙書韓彥直爲之序謂士之傳於天下後世者非徒以其書夫子之聖則書宐傳孟子之亞聖則書宐傳過是而以書傳者老聃以虛無傳莊周以假寓傳屈原以騷傳荀卿以刑名傳此句似有訛脫或是荀卿以性惡傳韓非以刑名傳司馬遷以史傳揚雄以法言傳班孟堅以續史遷傳然槩之孔孟宐無傳而皆得竝傳者其人足與也呂氏春秋言天地萬物之故其書最爲近古今獨無傳焉豈不以呂不韋而因廢其書邪愈久無傳恐天下無有識此書者於是序而傳之

枯蒼蔡伯尹又跋其書之後曰漢興高堂生后倉二戴之徒取此書之十二紀爲月令河閒獻王與其客取其大樂適音爲樂記司馬遷多取其說爲世家律歷書孝武藏書以預九家之學劉向集書以繫七略之數今其書不得與諸子爭衡者徒以不韋病也然不知不韋固無與焉者也黃氏日抄

宋高似孫曰淮南王尙奇謀募奇士廬館一開天下雋絕馳騁之流無不雷奮雲集蜂議橫起瓌詭作新可謂一時傑出之作矣及觀呂氏春秋則淮南王書殆出於

此者乎不韋相秦蓋始皇之政也始皇不好士不韋則
 徠英茂聚駿豪簪履充庭至以干計始皇甚惡書也不
 韋乃極簡冊攻筆墨采精錄異成一家言吁不韋何為
 若此者也不亦異乎春秋之言曰十里之閒耳不能聞
 帷牆之外目不能見三畝之閒心不能知而欲東至開
 晤南撫多鷄西服壽靡北懷儋耳何以得哉語見任數
篇開晤作
 開悟多鷄作多顯意林所載作開悟多鷄也此所以譏始皇也始皇顧不察
 哉不韋以此書暴之咸陽門曰有能損益一字者與干
 金人卒無一敢易者是亦愚黔之甚矣秦之士其賤若

此可不哀哉雖然是不特人可愚也雖始皇亦為之愚
 矣異時亾秦者又皆屠沽負販不一知書之人嗚呼子
略
 宋馬端臨曰呂氏春秋暴咸陽門有能增損一字者予
 千金時人無增損者高誘以為非不能也畏其勢耳昔
 張侯論為世所貴崔浩五經注學者尚之二人之勢猶
 能使其書傳如此況不韋權位之盛學者安能悟其意
 而有所更易乎誘之言是也然十二紀者本周公書後
 實於禮記善矣而目之為呂令者誤也文獻
通考
 宋王應麟曰書目是書凡百六十篇以月紀為首故以

春秋名書十二紀篇首與月令同

玉海

元陳澔曰呂不韋相秦十餘年此時已有必得天下之勢故大集羣儒損益先王之禮而作此書名曰春秋將欲為一代興王之典禮也故其間亦多有未見與禮經合者其後徙死始皇并天下李斯作相盡廢先王之制而呂氏春秋亦無用矣然其書也亦當時儒生學士有志者所為猶能彷彿古制故記禮者有取焉

禮記集說

明方孝孺曰呂氏春秋十二紀八覽六論凡百六十篇

呂不韋為秦相時使其賓客所著者也太史公以為不韋徙蜀乃作呂覽夫不韋以見疑去國歲餘即飲酖死何有賓客何暇著書哉史又稱不韋書成懸之咸陽市置千金其上有易一字者輒與之不韋已徙蜀安得懸書於咸陽由此而言必為相時所著太史公之言誤也

本傳不誤

不韋以大賈乘勢市奇貨致富貴而行不謹其功業無足道者特以賓客之書顯其名於後世況乎人君任賢以致治者乎然其書誠有足取者其節喪安死篇譏厚葬之弊其勿躬篇言人君之要在任人用民篇言刑罰不如德禮達爵分職篇皆盡君人之道切中始皇

之病其後秦卒以是數者僨敗亡國非知幾之士豈足以爲之哉第其時去聖人稍遠論德皆本黃老書出於諸人之所傳聞事多舛謬如以桑穀其生爲成湯以魯莊與顏闔論馬與齊桓伐魯魯請比關內侯皆非實事而其時竟無敢易一字者豈畏不韋勢而然耶然予獨有感焉世之謂嚴酷者必曰秦法而爲相者乃廣致賓客以著書書皆詆訾時君爲俗主至數秦先王之過無所憚若是者皆後世之所甚諱而秦不以罪嗚呼然則秦法猶寬也

盧文弨曰玉海云書目是書凡百六十篇今書篇數與書目同然序意舊不入數則尙少一篇此書分篇極爲整齊十二紀紀各五篇六論論各六篇八覽覽當各八篇今第一覽止七篇正少一考序意本明十二紀之義乃末忽載豫讓一事與序意不類且舊校云一作廉孝與此篇更無涉卽豫讓亦難專有其名黃氏震云十二紀終而綴之以序意主豫讓云則在宋時本已如此然以爲主豫讓者其說亦誤也因疑序意之後半篇俄空焉別有所謂廉孝者其前半篇亦簡脫後人遂強相附合併序意爲一篇以補總數之缺然序意篇首無

呂氏春秋
六曰二字後人於目中專輒加之以求合其數而不知其迹有難掩也今故略為分別正以明不敢妄作之意云耳

卷帙

漢書藝文志雜家呂氏春秋二十六篇秦相呂不韋輯智略士作

梁庾仲容子鈔呂氏春秋三十六卷

子略

隋書經籍志雜部呂氏春秋二十六卷秦相呂不韋撰

高誘注

馬總意林呂氏春秋二十六卷

舊唐書經籍志雜家呂氏春秋二十六卷呂不韋撰

新唐書藝文志雜家呂氏春秋二十六卷呂不韋撰高

誘注

文獻通考經籍雜家呂氏春秋二十卷

此脫六字

通志藝文略雜家呂氏春秋二十六卷秦相呂不韋撰

高誘注

郡齋讀書志雜家類呂氏春秋二十六卷右秦相呂不韋撰後漢高誘注

直齋書錄解題雜家類呂氏春秋三十六卷秦相呂不

韋撰後漢高誘注

此與子鈔卷數皆誤

宋史藝文志雜家類呂不韋呂氏春秋二十六卷高誘

注

右呂氏春秋摠二十六卷凡百六十篇餘杭鏤本三
十篇而脫句漏字合三萬餘言此本傳之亏東牟王氏
今四明使君元豐初奉詔修書於資善堂取大清樓所
藏本校定元祐壬申余臥疾京師喜得此書每藥艾之
閒手校之自龜涉察朱黃始就卽爲一客挾之而去後
三年見歸而頗有欲得色余夾心許之得官江夏因募
筆工錄之竟呂手校本寄欲得者云鏡湖遺老記

<p>...</p>	<p>...</p>	<p>...</p>	<p>...</p>	<p>...</p>
------------	------------	------------	------------	------------

Blank page with faint vertical lines.

